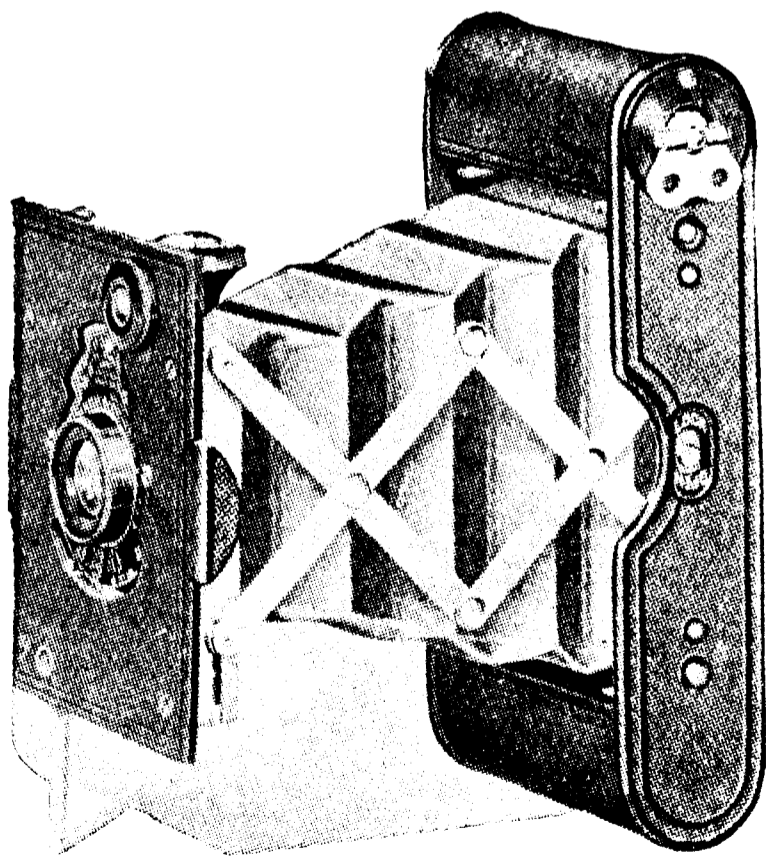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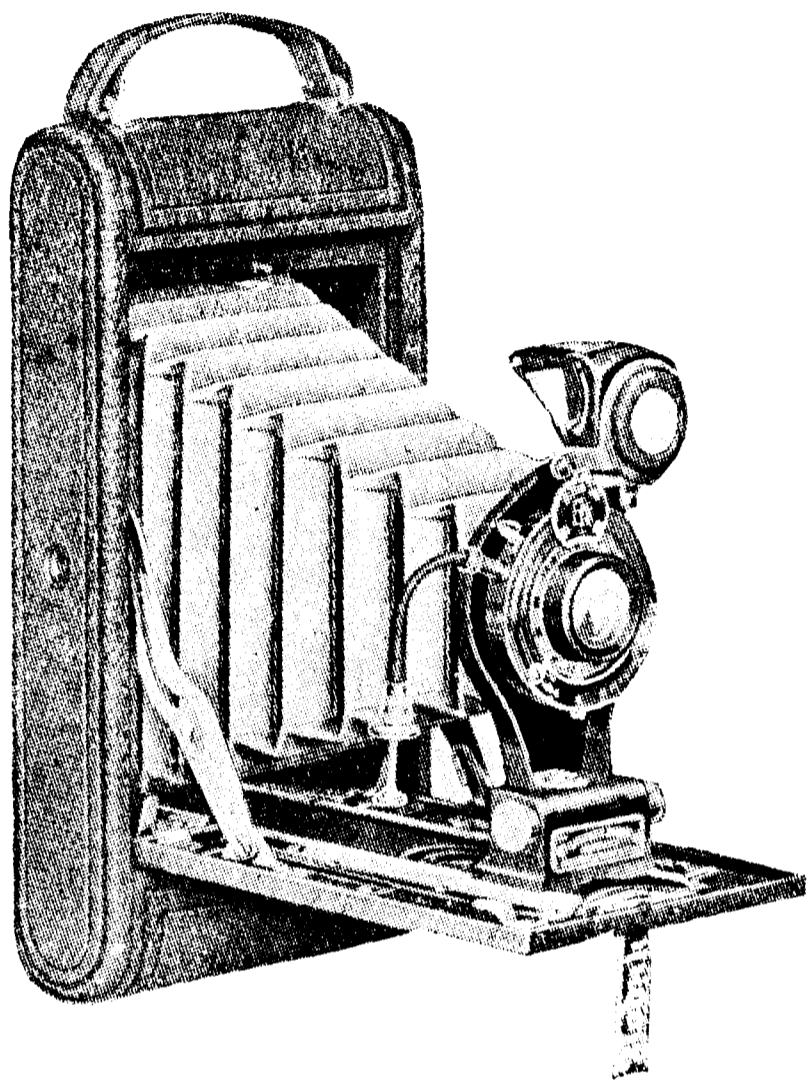


第一集

白話文趣

陸規亮題

九十韶華乍轉熙春樂事正多際茲日麗風和允宜
 旅行攝影此人生第一興趣也泰西各國風行已
 久時逢春秋佳日每多結侶偕行攜其影凡遇名
 山大川城隅鄉曲天然風景隨便攝取以資研究吾
 華士女近亦踵行而市間絕少良器械至為缺憾美
 國伊司門廠專製各種新發明照相器具精巧絕倫
 攜帶輕便軟片硬片俱備一具俾所到之處見有美
 欲作汗漫遊者咸宜置備一具俾所到之處見有美



麗風景隨意攝取以餉同人作臥遊之報
 贈此種新器械用法極其簡單凡蒙賜顧由
 本社招侍人略一指点並奉本社出版
 之簡易攝影學一部即能領神會其價
 目五元至數百元不等其餘各種附屬用
 品等約計有五百餘種一應全備外埠函
 詢價目請附郵費三分原班奉覆辱荷各
 界志士惠然賜教易任歡迎
 上海羣英書社照相科啓

營 業 安 口

(代辦)

家庭用品
歐美雜貨

化妝用品
原版圖書

學界皮鞋
蘇杭摺扇

(經售)

照相機器
學生眼鏡

照相材料
教室掛鐘

學生時表
操衣操褲

(承印)

中西書報
股單章程

五彩圖畫
簿冊名片

證書鈔票
仿單雜件

(精製)

精刻圖章
理化器械

幻燈影片
標本模型

筆墨箋封
銅版鋅版

(發售)

印刷用品
五彩墨油

教育用品
儀器藥品

幼稚玩具
中西文具

(編譯)

學校用書
中西圖書

經史子集
醫學用書

碑帖屏聯
小說雜誌

本 社

特 關 通 信 現 購 處

通 告 各 界

本社爲推廣營業起見特關通信現購處爲
外埠惠顧諸君便利而增設發售學校應用
物品照相器具材料及本社所出版書籍外
一切國貨日用品及歐美雜貨並各大書局
中西書藉等一律均可代購其價格外克己
而尤迅速如蒙委托請先行匯款至敝社刻
期寄奉決不延誤伏祈 公鑒

上海羣英書社通信現購處謹啓

贈送目錄提要函索附郵票一分卽奉

序

古人撰述。本無白話文之言區別。南風一曲。耕田一歌。兔置野人。江漢士女。信口而出。握管而寫。文卽是話。話卽是文。固從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言者聽者均甚便利。到了後來。中國本部的區域既廣。有長江大河之阻隔。交通不便。語言遂殊。言與文遂稍稍分歧。人以爲苦。遂不能不分作兩種符號。以傳達意思。卒至畫而爲二。是真古今文言之大革命也。然而自秦以來。直至清代。白話文體。未嘗絕跡。陶淵明，白香山等的詩。固是白話。卽宋元明清的

各位理專家語錄。何嘗不是白話文。如百年來有名的小說。大都用白話文。水滸，紅樓夢，等其最著者。近來學者提倡白話文。務求趨於簡易一途。希望言文一致。有益社會。實非淺鮮。乃忌之者。斥之爲文中妖孽。而附之者。奉之爲革新大家余謂兩方各有不是。忌者之人。難逃頑固不通之誚。而誇張之徒。大類小兒得餅。亦至可憐。嘗謂人之作文。期達意耳。要通用耳。白話文以淺近明白爲主。本我國舊物也。妒忌固不可。自誇又何必哉。今茗溪弧雛先生編白話文趣。問序於余。披閱一通。其中時無古今。文不一體。一以有趣爲目的。所謂言者。聽者均甚便利。而不以爲苦。

也。便利而不苦惱。已合吾人之心理。每篇皆有趣味。尤爲吾人所歡迎。是編一出。吾知學者必手握一卷。口誦不置咧。

民國九年十二月四日陸規亮

白文話趣序

白話文趣第一集目錄

評論

我的新生活觀

蔡元培

無聊消遣

梁啓超

偶像破壞論

陳獨秀

古典

戊

拳術

魯迅

陽歷

玄同

可憐的我

戴季陶

來了

唐侯

白話文趣

目次

筆與槍

玄廬

祕密

玄廬

照例五分鐘

薑素

掠奪物品的遺迹

孤松

記載

「巴力門」逸語

梁啓超

火星上的人類

程谷青

記中央公園所見

錢玄同

可憐的若格

豆漿救命

小說

他的情人

胡適

伊是誰

O了生

頑童

冶華

小兩點

陳衡哲

一個闊綽的朋友

仲持

劉老老入大觀園

節錄紅樓夢

泰山乞茶

迷信

短劇

終身大事

胡適

國慶日號外

程谷青

詩詞

新婚雜詩

胡適

一顆星

胡適

兩個掃當的人

周作人

惡郵差

劉半農

著作資格

劉半農

採蓮曲

白居易

回鄉偶書

賀知章

偶成

尹似村

攝山

沈正侯

張果騎驃圖

(?)

漁家

劉庭璣

贈盜書

沈文卿

譏怕議書

(?)

如夢令

(一)(二)

胡適

雪美人

(?)

達摩像贊

(?)

達摩祖贊

唐寅

白話文趣 目次

評

論

各 界 公 鑒

本社經理歐美名廠製造
各種照相用機照相材料
照相藥品批發零售格外
比衆克己種數甚多欲購
請匯款至敝社原班寄奉
不誤此佈

中國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

羣英書社謹告

本社照相科特設沖晒處通
告各界沖晒費不取晒紙每
張起碼四分至數角止均由
尺寸定之隨到隨沖外埠諸
君加郵費一成本埠隔日取
件不誤如欲放大照像另印
目錄外埠函詢即當奉覆價
廉物美各界公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英書社佈告

白話文趣第一集

評論

我的新生活觀

蔡元培

什麼叫舊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麼叫新生活？是豐富的，是進步的。舊生活的人，是一部分不作工又不求學的，終日把喫著嫖賭作消遣。物質上一點沒有生產，精神上也一點沒有長進。又有一部分人是整日作苦工沒有機會求學。身體上疲倦得了不得，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過且過。豈不全是枯燥的麼？不作工的人，體力是逐漸衰退了。不求學的人

心力又遂漸萎靡了。一代傳一代，更衰退，更萎靡。豈不全是退化麼？新生活裏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的作工，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所以製品日日增加。知識也日日增加。還不如豐富的麼？工是愈練愈熟的；熟了，出產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來。學是有一部分講現在作工的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分講別種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種的道理，又可以改作別種的工。從簡單的工，改到復雜的工。從容易的工改到繁難的工。從出產較少的工，改到出產較多的工。而且有一種學問，雖然與工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學了此後，眼光一日一日的遠大起來，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來，生活上

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這還不是進步的嗎？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裏面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無聊消遣

梁啓超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說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某樣某樣的頑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頭，外面看來，像沒有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原！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著，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著，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了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爲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著他不叫他過去，任憑你有多大金錢，也不能買他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穀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他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省時間節耗的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點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將賸下的時間，賸出拿來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

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我國因為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令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只好作一世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却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用的還嫌不彀，兢兢業業的一分一秒不敢糟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他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他遣了他。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這麼田地，咳！可痛！可憐！論語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

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著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拿他無法可施的了。大學說的『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烟袋，坐在對下款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只一點，

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前清末年京城裏旗人個個總靠着一分口糧，舒舒服服過日子；個個都是成日價手拿着一個雀籠，口呼着幾句戲腔，無聊無賴，日過一日。稍有眼光的，早知道這一種人不久就被天然淘汰了。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跟著滿洲人學。我看現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班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那朝鮮人滿洲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叫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興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

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為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真真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讀我這篇文章的人或者說道，『我實是無聊所以要消遣。汝有甚麼方法教我有聊呢？』這個我可以簡單直截回他一句話：汝的無聊，是汝自己招的。汝要無聊，誰亦不能呼汝有聊。汝自己不

要無聊，那麼多少年無聊種子，就立刻消滅淨盡了。汝若是真真自己不要無聊，還請將我前次所問『人生自的何在』這一句話細細參來。

偶像破壞論

陳獨秀

『一聲不做。二目無光。三餐不吃。四肢無力。五官不全。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九（音同久）坐不動。十（音同實）是無用。這幾句形容偶像的話，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應該破壞，這幾句話可算說得淋漓盡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實是個無用的廢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無

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廢物，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

世界上真實有用的東西，自然應該尊重，應該崇拜；倘若本來是件無用的東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這班騙人的偶像倘不破壞，豈不教人永遠上當麼？

泥塑木彫的偶像，本來是件無用的東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對他燒香磕頭，說他靈驗；於是鄉愚無知的人，迷信這人造的偶像真有賞善罰惡之權，有時便不敢作惡，似乎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這種用處，不過是迷信的人自己騙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麼能力。這種偶像倘不破壞，人間永遠只有自己騙自己的迷信沒有真實合理的信仰，豈不可憐！

天地間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確實證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種騙人的偶像：阿彌陀佛是騙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騙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騙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

古代草昧初開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兒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爲他的本領與衆不同，他纔能居然統一國土。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衆人迷信他，尊崇他，纔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

這等亡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彫的偶像拋在糞缸裏，看他到

底有什麼神奇出衆的地方呢？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麼！事到如今，這等不但騙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們看穿，還不應該破壞麼？

國家是個什麼？照政治學家的解釋，越解釋越教人糊塗。我老實說一句，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若除去人民，單賸一塊土地，便不見國家在那裏，便不知國家是什麼。可見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并無什麼真實能力。現在的人所以要保存這種像的緣故，不過是藉此對內擁護貴族財主的權利，對外侵

害弱國小國的權利罷了。

若說到國家自衛主義。乃不成問題。自衛主義。因侵害主義發生。若無侵害。自衛何爲。侵害是因自衛是果。

世界上有

了什麼國家，才有什麼國際競爭；現在歐洲的戰爭，殺人如麻，就是這種偶像在那裏作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但是世界上多數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種偶像，而且明白這種偶像的害處；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會照到我們眼裏來！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勳位榮典，和我們中國女子的節孝牌坊，也算是一種偶像；因爲功業無論大小，都有一個相當的紀念在人心目中；節孝必出於施身主觀的自動的行爲，方有價值；若出於客觀的被動的虛榮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樣了。虛榮心僞道德的壞

處，較之不道德尤甚；這種虛偽的偶像倘不破壞，却是真功業真道德的大障礙。

破壞！ 破壞偶像！ 破壞虛偽的偶像！ 吾人信仰，當以真

實的合理的爲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 此等虛偽的偶像，倘不破壞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兒裏，徹底的信仰，永遠不能合

一

古典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照

了，却刻著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爲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工人，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各曉得卽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著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工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出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却是一碗飯，水手

挑來了水濕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溼土裏的水：那又直要支撐不住了。

拳術

魯迅

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里竭力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次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却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現在那般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是「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聽說其中的好處甚多，重要的舉出二種來，是：

(一)用在體育上據說中國人學了外國體操，不見効驗，可以改習本國式體操(即打拳)纔行。依我想來：兩手拿著外國銅鐵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約於筋肉發達上也有點「効驗」無如不見効驗，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練習「武松脫拳」那些把戲了。這或者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

(二)同在軍事上 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面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會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砲。槍砲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籐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禦得槍砲？我想

：（他們不曾說明，這是我的「管窺蠡測」打拳打下去總可達到「槍砲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巧？））

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算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爲何。（新青年）

陽歷

玄同

有人說：『陽歷是沒有道理，什麼連端午中秋都沒有了？除夕晚上，月亮會圓的，這還成個什麼樣子？』我要問他：有了端午，中秋；有什麼用處？除夕晚上月亮圓了，有什麼壞處？我的意思：以爲端午，中秋，正該廢除。若要吃箬殼的糯米，玫瑰

白糖餡的圓餅，什麼時都可以吃，現在特別定了這兩個日子吃這兩樣東西，白白的耗費了兩天的光陰，已覺荒唐。何況端午還要掛什麼沒有做過人的鬼臉，叫什麼鍾馗；中秋還要供什麼『兔兒爺』，磕上一陣子頭，這簡直是瘋子胡鬧當然應該禁止。（新青年）

可憐的我

戴季陶

我今年話了三十歲，如果六十歲是平均的壽命，我就算活了半世人也。這三十年當中，在社會上做事，已經有十年。我做了甚麼好事呢？我爲社會盡了多少責任呢？左思右思，覺到我這神經壓迫到了極點；有好些個日子，連見看一個人，就像他在恨我

；聽見一點聲音，就像是有人罵我。這是爲了甚麼？（新青年）

「來了」

唐 俟

近來時常聽得人說，「過激主義來了」；報紙上也時常寫着，「過激主義來了」。

於是有幾文錢的人，很不高興。官員也着忙要防華工，要留心俄國人；連警察廳也向所屬發出了嚴查「有無激黨設立機關」的公事。

着忙是無怪的，嚴查也無怪的；但先要問：什麼是過激主義呢？

這是他們沒有說明，我也無從知道；我雖然不知道，却敢說一句話：「過激主義」不會來，不必怕他；只有「來了」是要來的應該怕的。

我們中國人，決不能被洋貨的什麼主義引動，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軍國民主主義麼，我們何嘗會同別人打仗；無抵抗主義麼，我們卻是主戰參戰的，自由主義麼，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爲難，人道主義麼？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

所以無論什麼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爲什麼主義。試舉目前的例，便如陝西學界的布告，湖南災民的布告，何等可怕；與比利時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國別黨

宣布的烈甯政府殘暴情形，比較起來，他們簡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國還說是軍國主義，烈甯不消說是過激主義了，然而我們這中國的殘殺淫掠，究竟是根據着什麼主義呢？

這便是「來了」來了。來的是主義，主義達了還會罷；倘若單是「來了」，他便來不完，來不盡，來的怎樣，也不可不知。

民國成立的時候，我住在一個小縣城裏，早已挂過白旗。有一日忽然見許多男女。紛紛亂逃，城裏的逃到鄉下；的逃進城裏。問他們甚麼事，他們答道，「他們說要來了」。

可見大家都單怕「來了」，同我一樣。那時還只有「多數主義」沒有「過激主義」哩。（新青年）

筆與槍

沈玄盧

武人的武器是捍槍，文人的武器是支筆。槍的能力是殺人，効力到不了距離以外；更打不到四秒鐘以後發生的目標。筆的能力是攻心，能發揚人的本能，能振作人的正氣；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垂』的地方，無不可到；遠及十年百年以後，還能殼大放光明。而且槍膛裏的子彈是打得完的，筆頭的字是寫不完的；子彈是限於國界省界各師旅團營的，文學在空間是毫無界限的；世上只有受筆所指揮的槍，沒有受槍所指揮的筆。（民國日報）

秘密

沈玄盧

大凡合理合法的言論和行爲，設有不可以公開的。『事無不可對人言』，一句話，就是表示心地光明。光明是黑暗的反對，公開是祕密的反對。換句話說：凡是公開的必光明，凡是祕密的必黑暗。國際，政府，社會間種種陰險貪黷齷齪相；無非靠祕密的動作，造成罪惡。洩漏祕密，便是鑿穿黑暗。自號爲政府的既要嚴禁洩漏祕密，自信是國民的就該努力鑿穿黑暗。光明是遮不住的，請看今後的世界，那一個得最後勝利？（民國日報）

照倒五分鐘

薑素

『五四』以後，全國罷學，罷市，罷工，救國大運動惟一的武器，就

是『提倡國貨』四個字。光陰迅速，現在離「五四」月日已經幾個月了。我今要來請問諸位一聲：你們這幾個月中所穿的，穿的，用的，是不是都是國貨？請你們閉着眼睛，屈著手指，細細的想一想，數一數；然後鎮鎮重重的給我一句回話。（新生活）

掠奪物品的遺迹

孤松

一羣叫貨子擁着一頂紅轎，簾幕封得緊緊的，幾個人呼著飛跑，好像掠奪來的物品一樣，這是中國結婚的儀式！這是中國女子的人格！（新生活）

白話文趣 評論

記

載

初學拍照指南

簡易攝影學

每冊特價五角

新編

攝影學大全

出版預告

閱過簡易攝影學者不可不備

本書內容詳細凡關於

照相術者均備載無遺

現在編輯中一俟出版

有期再行登報通告

未閱過攝影學者而兼精於照相術者更不可不備

記載

巴力門逸話

梁啓超

巴力門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裝裳，那祕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台上扮的什麼脚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璽天德』；不叫做『赤亞們』；却叫做『士壁架』，翻譯起來，說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為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

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歡喜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稍廣，泛指規則。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

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穀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璧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璧架先生』聽不真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

衣服，是絕對自由；惟有這頂高頭帽，非戴不可。爲這頂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三次後會員都要齊集廊下，分立左右，以定可否，格翁正在洗澡，（院內有浴室）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

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却忘記戴。忽然前後左右都叫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急忙忙把旁座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

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

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什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六分鐘搖鈴三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頭髮上，『高呼四十』。你想這種情形，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

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烏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

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 咦！ 諸君莫笑。 這種瑣瑣碎碎的情節，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英國國旗永遠看不見日落』，都是從這『阿達神聖』的觀念贏得來哩。我方纔說，英國人愛政治活動，就像愛打球，同是一種團體競技的頑意兒。 須知他們打球也是最講規則的。 不尊重規則，就再沒有人肯和你頑了。 就算中國人打牌，也有他種種規則。 若打輸了就推翻桌子，還成話嗎？我們辦了幾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戲。 這都從何說起？ 他們不制定一種法律便罷；一經制定，便神聖不可侵犯，非經一定程序改廢之後，是有絕對效力，無論何人都要服從。

所以他們對於立法事業，絲毫不肯放過。若是法律定了不算賬，白紙上灑些黑墨來哄人，方便自己的要他，不方便的就隨時抹殺，那麼何必要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權又有何用呢？講到這一點，那些半野蠻未開化的軍閥不足責了。就是我們高談憲政的一派人，也不能不分擔責任。因為他們蔑法的舉動，我們雖然不是共犯，但一時爲意氣所蔽，竟有點不以爲非了。就只一點，便是對國民負了莫大罪惡。我如今覺悟過來了，所以要趁個機會，向國民痛徹懺悔一番；並要勸我們朋友輩，從此洗心革面，自己先要把法治精神培養好了，纔配談政治哩。一面還要奉勸那高談護法的一派人，也注意這種精神修養。若是拿護法做個招牌，骨子裏面

，還是方便自己的法律就要他，不方便的隨時抹殺，那罪惡豈不是越發深重嗎？總之我自從這回到了歐洲，才覺得中國人法律神聖的觀念，連根芽都還沒有。既沒有這種觀念，自然沒有組織能力。豈但政治一場糊塗，即社會事業，亦何從辦起？唉！我國民快點自覺呀！快點自懺！（節錄歐游心影）

火星上的人類

谷青

地球以外，一個個星球當中，究竟有沒有人類居住？這雖是個疑問，但是火星上面，有人類或同人類相像的生物住著，現在那些有力的學者，已經信他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然則火星上的人類，他的形狀，是怎樣的呢？照許多科學家研究的結果，推定如左：

火星上的氖圍氣，（就是包圍火星的空氣），非常稀薄，所以火星上人呼吸很是困難；因為要吸入定量的酸素，所以他們的肺臟，必定要異常強大；因此他的胸腔，也不能不比地球上的人類，更為膨大的了。又在很稀薄的空氣中，音響一定異常微弱，所以要捉住這很弱的音響，他的耳朵，自然發達得分外的大，見了怕人呢。

氖圍氣既稀薄了，那麼赤道以外的地方，顯然是寒冷得很；所以火星的人類，因為保溫的必要上，從頭頂到腳尖，一定全部被着白毛。一切香氣的發散，也因空氣稀薄的關係，微弱得很；因此火

星上人的鼻，一定像象一般，伸得甚長。

那麼火星上人的身體，究竟是長的，還是矮的呢？這却可從火星上吸力的程度知道他。火星上的吸力，比地球非常弱，在地球上重一磅的東西，到了火星上去，只重得。三五磅，恰合着地球上三分之一的重量。因此可知他對於物體的吸力，一定也很弱；所以他們的身體，易於伸長，身長可以達到一丈或一丈二尺。身體長了，胸部又特別的大，因為要保持身體安定的必要，他的足，一定大的異乎尋常。

火星上人的文明程度，比地球上人類，更為進步；他們出外走動，必定利用飛行機自動車那般的文明利器，不用拿足來走路，股

與脛，自然退化，不過僅存其形罷了。他們的臂，也與此同樣；他們從數萬年以來，所有肉體，勞動，從這件到那件，一切都利用機械力，所以臂和腕，也都退化，瘦得不堪。眼和手，是他們最重要的器官，代着腿和臂，極度的活動，所以發達得很。

他們的嘴很小，他們只揀滋養分多的食物來喫，可以減少他的食量。他們的嘴，因為不用他說話，纔退化到這樣小。在他們稀薄的空氣裏頭，就是說話，也聽不清楚；所以像我們那般的自由談話，他們却辦不到；因此他們便生了一種心和心相傳達的特別器官。便是頭的左右，生着兩個觸角，他的兩端，有一條非常敏感的膜狀皮膚連結著；從這皮膚，可以和對面的人，自由自在，互相

傳達意思，送出傳心的波動來。（婦女雜誌）

中央公園所見

玄同

前幾天，我到中央公園裏，忽然看見一班人，在中間拿了把鋼叉，裝出種種怪相，前面有敲羅的人，四周有叫「好——好——」的人，把公共的路堵塞了；好容易等他過去。不料後面又有一班人，前面有敲羅鼓的，四面也有叫「好——好——」的人，因四周圍住的人太多。我得難攢進去「瞻仰中間這位的「道範」，因此不知道他是裝怎樣的怪相；這一班人把公共的路又堵塞了；好容易等他過去。我以為這個後面，一定沒有什麼了；不料「柳暗花明又一村」，後面又有

更妙的怪相，有一位扮扮女人扭頭擺腰，「輕移蓮步」，打起了者雄貓叫的腔調，裝出種種「娉娉婷婷千嬌百媚」的妙相，四周叫「好——好——」的人，比前面更多，可是沒有人替他敲著鑼鼓。這三批人，不但行動極妙，並且還畫著極妙的臉。我是學問淺陋，「莫能仰測高深於萬一」想來這總是照著「臉譜」臨摹的，和清道人臨鄭文公碑可以媲美。並且這種紅的黑的顏色，長的短的鬍子，大的小的臉盆，種種不一，其中必有絕大道理：一臉之紅，榮於華哀；哀一鼻之白，嚴於斧鉞；正人心，厚風俗，獎忠孝誅亂賊：胥在於是。請問我這話對不對？（新青年）

可憐的若格

白話文趣 記載

可憐的若格，境况真苦惱。挨塞底先生見他眼淚永遠掛在眼邊，漸漸的就拿他當作了眼中釘，時常飽以老拳。從早到晚，祇聽見這兩句話：『若格！你是個糊塗蟲若格！你是個笨賊』說也真怪，只要他父親在傍邊，這可憐若格便手足無措，本是用力合眼淚，返把面孔弄得很難看。有一天晚上，大家坐下，正要吃飯，忽覺得房裏一點水也沒有。好若格說：『我拿去，你們看好不好？』說完，就拿了一個罇子；一個大沙石罇子，挨塞底先生聳了聳肩，說道：『要是若格去，罇子就算碎了，那是一定的』。挨塞底夫人神氣從容說：『若格你聽見了嗎？不要打碎啊，留神點』挨塞底先生接說，『你那算白說，他一定打碎了回來』這個時候，若

格哭啼啼的聲音說：『你爲什麼一定願意吾打碎他？』挨塞底說：我沒有願意你打碎他，我說你一定打碎了他回來』說話時聲音很嚴厲，不容傍人回答的若格也不回答，一隻手顫巍巍的拿起罇子，恨恨的去了，那個形境鬚鬚是說：『我打碎了他你們看罷！』。

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也過去了，若格還不回來。挨塞底夫人覺得有點不安靜了，說道：『千万不要遇着什麼事啊！』挨塞底厲聲說：『你想他能遇見什麼事？他打碎了罇子不敢進來了』。說著就立起來開門，看看若格到底是怎麼樣了。不必走遠，若格就在台階上站着，兩手空空，一聲不響，臉上露着呆驚的樣子。一見挨塞底先生，臉就發白，淒淒慘慘沒聲沒氣的說道：『我打碎

了』。他是把罈子打碎了。（白話文範）

豆漿救命

讀紀曉嵐先生著的如是我聞，有一段豆漿救命，裏邊很有物理的意思。他說：是狐傳的方；我想未必是真，不過他老先生有這種物理意思，藉著狐來發揮。據他說：人喫了鹽滷，凝結住血，無藥可治。他們本村裏，有個婦人喫了鹽滷，家裏人正在著急無法的時候，忽然進來一老婆婆。這老婆婆說道：快到隔壁賣豆腐家，取些磨好了的豆腐來灌他。鹽滷遇著豆漿，豆漿就變了豆腐了。血液就不能凝結。我是前村老狐，曾聽仙人說過此方（老

狐，仙人，不過曉嵐先生借着說的，大家不要信以爲真）老婆婆說完就沒有形影。照他所說的法子一試，果然救話。豆漿遇滷凝結，也是一個物理，我今將這段事拿來當作淺近物理，並且還可以傳個良方。（國音教本）

白話文趣
記載

小

說

評註
標點

國文自修新讀本出版通告

本書特請文學大家青浦吳靈園先生編輯專備爲研究文學者之參攷用書而適於高等小學校及中學校學生之自修課本均甚適宜現在印刷中卽日出版每部分上中下三卷用上等紙張精印每部定價七角內容有八大特色如下（一）體例特別（二）取材新義（三）注重實用（四）注重興味（五）分類特別（六）標點新式（七）評語新法（八）題名動目

小說

他的情人 (Her Lover)

胡適

俄國 Maximorky 原著

(Maximorky) 乃是一個假名字。他的姓名是 (Aleksyey Maximovitch Peshkov)。
。他生於一八六八年，現在還活著。他所著作的小說很多。

當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我住的房裏，有一個狠不名譽的婦人也住在那裏。這婦人是一個波蘭人，人家叫他做鐵利沙。

他身體高大，皮膚帶糙黑色，眉毛又濃又粗，面貌也狠粗鄙，好像當初是用斧頭砍成的，不曾經過雕飾的工夫。他那雙獸性的眼

光，那種粗重的喉音，那種馬夫式的脚步，那種魚婆式的蠻勁：——這幾項，沒有一項不使我見了害怕的。我住最高的一層，他的房間就在我對面。他在家的時候，我總把房門關上。幸而他在家的時候很少。有時候，我在樓梯上或在院子裏遇著他，他總對我微笑，笑容裏帶著一種不信世上有好人的神氣。有時候，我遇著他喝醉了回來，朦朧著眼睛，蓬鬆著頭髮，臉上露出一種格外討厭的笑容。在這種時候，他往往開口和我說話。他的『先生，你好嗎！』和他的蠢笑，使我更厭惡他。

我本想搬走了，免得這種無謂的招呼。但是我租的那間臥室，可以望得狠遠，下面又不當街道，狠清靜的，——所以我捨不得搬

開，只好忍耐著。有一天早晨，我靠在我睡榻上，心裏盤算今天不去上課，應該用什麼話去告假。忽然房門開了。鐵利沙的粗重聲音在門口說道：『先生，你身可好！』

我說道：『你要什麼？』我說時，只見他的臉上狠有點爲難，帶著懇求的神氣。這種神氣，在他的臉上，平常是沒有的。

他說：『先生！我想求你做點事。你肯允許我嗎？』

我不答應，心裏想道：『什麼東西！……好孩子，不要怕！』

他說：『我想寫一封信回家；就是這一點事』。他說時，聲氣狠緩和，狠小心。

我心裏想：『你滾罷！』但是我已跳起來，坐在桌邊，拿了一

張信紙，說道：『到這邊來，坐下，你說罷』。

他進來坐在一張椅子上，對我望著，臉上有羞愧的樣子。

我說：『這封信寫給誰呢？』

他說：『寫給波爾士，高虛樸，住在華騷路上的瑞奢那城』。

我說：『你說下去罷！』

他說：『我的波爾士，……我的寶貝，……我的忠心的情人。

願聖母保護你！你這個金子做的心肝，你爲什麼這樣長久不曾

寫信給你的可憐的小鴿子鐵利沙？』

我寫到這裏，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好一隻『可憐的小鴿子

！』五尺多高，兩隻拳頭每隻至少有十幾斤重，還加上一張糙黑的

臉兒，好像這隻小鴿子之終身住在烟囪裏，永不曾洗過浴！我好容易忍住笑，問道：『這個波爾士特是誰？』

他聽我把『波爾士』讀作『波爾士特』了，有點不高興，說道：『先生，他的名字是波爾士。他是我的少年情人』。

我說：『少年情人』？

他說：『先生，你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難道我做女孩子的不可以有一個少年情人嗎？』

他還自稱是女孩子！哼！

我只好說道：『是呀，爲什麼不可以？世界上什麼事沒有？他做了你的少年情人有幾年了？』

『六年了』。

『呵！——哦！……你說罷，我替你寫下去。』

這封信的內容，我以不發表了。簡單一句話，這封信真是一篇甜甜蜜蜜的情書。如果寫信的人不是這位又高又黑的鐵利沙，我真願意做那個波爾士了！

寫完了信，他恭恭敬敬的謝了我。他說：『也許我能替你做點事嗎？』

我說：『不敢當，但是你的好意我狠感激』。

他說：『先生，你的衫子，袴子，也許要縫補嗎？』

我當時覺得這個穿女衫的怪獸真有點討厭，我也有點生氣，就

老老實實的回絕他，說我用不著他做什麼事。他就走了。

過了一兩個禮拜。一天晚上，我坐在窗邊，嘴裏打胡哨，心裏想尋一條消遣的方法。那一天我覺得厭倦了，外面天氣又不好，我不願出門去，只好自己尋思，自己分析自己的思想。正想的時候，房門開了，有人走進來。

『先生，我盼望你今晚沒有要緊事要辦罷？——原來是鐵利沙的聲音，哼！』

我說：『事却沒有什麼。你要什麼？』

他說：『我想請你再替我寫一封信』。

我正沒有事做，便說：『可以。又是寫給波爾士嗎？』

他說：『不是的。這回是他寫回來的信』。

我聽了不懂，問道：『什——什麼』？

他連忙改口道：『我說錯了。這封信不是我託你寫的。這是我一個朋友——一個男朋友託寫的。他有一個女相好，和我鐵利沙一般樣子。就是這麼一回事。你肯替他寫一封信給他的鐵利沙嗎』？

我仔細對他一望，見他臉色遲疑，他的手指發顫。我起初不懂得，——仔細一想，我猜著了。我便對他說：『大姑娘，我明白了。本來沒有什麼波爾士，也沒有什麼旁的鐵利沙。都是你一個人在我這裏說鬼話。不要再來胡纏了。我不願意和你往來。』

你懂得嗎？」

忽然他臉上變色，他雙腳移動，但身子不動；滿嘴都是口涎，好像要說話又說不出的樣子。我靜候他說什麼；但是那可我看他那副神情，心裏明白我不該疑心他有意借寫信爲名來引誘我，我曉得這種疑心是大錯了。大概這裏面別有原故。

他開口說：『先生』……剛說了這一個字，他忽然把手一揮，回轉身來，跑回房去。我心裏狠有點不安。我留心細聽。只聽得，砰的一聲，他把房門關了，——我知道這婦人生氣得狠。我仔細一想，決意去請他回來，他要什麼，我就替他寫什麼。

我走進他的臥房，四面一看；只見他坐在桌邊，雙手蒙著頭。

我說：『你聽我說』。

他跳起來，眼光灼灼的走到我面前，把兩隻手擱在我的肩膀上。他那粗重的聲音，低低說：『你看。是這麼一回事。也沒有波爾士，也沒有鐵利沙。但是他們有沒有，關你什麼事？你拿起筆來在紙上寫幾行字，算什麼難事？你！你還是一個好看的小孩子咧！也沒有波爾士，也沒有鐵利沙，只有一個我。現在你知道了，於你有什么好處？』

我被他這一來，倒怔住了。我說『對不住。我還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說波爾士這個人是沒有的？』

『是。沒有這個人』。

『你說鐵利沙也是沒有的？』

『也沒有鐵利沙。我就是鐵利沙。』

我更糊塗了。我眼睜睜地望著他，心想究竟是他瘋了，還是我瘋了？他忽然回轉身，到桌邊翻出一件東西，回來恨恨的對我說道：『請你寫一封信既然是那樣煩難的事，你瞧，你的原信在此，你拿了回去罷。你不寫，別人會替我寫』。

我見他手裏果然是我寫給波爾士的原信。我便說道：『鐵利沙究竟你是什麼意思？我替你寫了，你不寄出去，又何必一定要倩別人再寫呢？』他說：『寄出去？寄到那裏去？』

我說『寄給這位波爾士去』。

他說：『本來沒有這個人』。

我可真不懂了。我只好呸了一聲，回轉身就走。他又留住

我，解說給我聽。他說：『我告訴你本來沒有波爾士這個人。

但是我心裏願意世上真有這個人。……我難道不是和別人一樣的人嗎？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寫信給他，於人有什麼害處』

我插口說道：『且慢。你說寫信給誰』

他說：『自然是給波爾士』

我說：『但是你說並沒有這個人』。

他說：『唉！唉！但是有沒有這個人，也不要緊。他不

在世上，但是世上也許有這個人。我寫信給他，就像世上真有了他。要是他回信給我，我便再寫信給他。……』

我現在真明白了。我低頭一想，心裏非常難過，非常慚愧。原來離我不到一丈遠，住的是一個『人』，——一個有心肝有愛情的『人』，——他在世上，沒有朋友待他好，沒有人用愛情待他，他只得自己心裏造出一個朋友——一個情人來！

他接著說：『你替我寫了一封信給波爾士，我拿去倩人念給我聽。我聽人念這信，心裏覺得波爾士真在那裏。我又請你替波爾士寫封信給鐵利沙——就是我。我拿去請人念給我聽，我聽了更覺得波爾士這個人真在那裏和我說話了。這樣下去，我在世上的

苦生活便好過一點了』。

我聽了這話，心裏想道：『誰說你是一個蠢貨！』

從此以後，每禮拜兩次，我替他寫一封信給波爾士，一封信替波爾士回鐵利沙。去信是用他自己的話。回信都是我自己用心揣摩寫的情書。……鐵利沙聽我念信時，哭得淚人兒似的。

因為我肯替那虛想的波爾士寫許多真正的情書使他聽了下淚，所以他常常把我的破襪，破袴，破衫子，拿去縫補。

過了三個多月，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們把鐵利沙捉去關在監獄裏。這個時候，他大概早已死了。……（太平洋）（完）

他是誰（俄國乞呵夫著）

CS 生

三位青年婦女向披俄特(名)亦凡諾維奇(姓)央求道：『請你給我們講一故事』！

這陸軍大佐摸摸他的灰色頰鬚，咳嗽一聲，說道：『這事發生在一八四三年，那時我們的聯隊正駐在辰斯安克何夫(地名)的前面。那年冬天，是非常的冷；沒有一天守衛兵的鼻子不凝凍着，大街上不堆很高的雪的，這樣冷的天氣。自十月起直到次年四月。

我當告訴你們；那時我並不像現在那樣怕冷；不但不怕冷，我是——你們亦可以猜着的——大胆的武夫，『年少氣盛』總而言之，很優雅的美少年。我常常趾高氣揚，隨意花錢，又喜歡担捲我的頰鬚決與平常的副官不同。是呀……我只須『以目示意』靴根在馬上

稍作響聲，担捲我的頰鬚，即是最驕傲的美女，亦能立刻變成最老實聽話的小羊。我對於女子有一種特別的『甜牙』，正如蜘蛛對於蒼蠅一樣，如我爲你們數一數當時那些爲我失神的波蘭猶太女人的數目，我敢保險就是用數學中的數目計算起來，都是不夠用的……

『你們須記得我是聯隊裏副官，我跳舞這 Mazurka（一種快活之跳舞在波蘭最流行）是很好的，我並娶一位最好看的女人。

你們簡直不能猜想我是怎樣的無賴。無論甚麼時候，我們縣裏發生了關於愛情的不幸事件，如同猶太人廟上的鎖被人打開，或一波蘭人被人加以老拳，人立刻都知道這是那個塞官幹的。

「我既是一個副官，常常在縣的左近旅行巡察，便是我的職分

。有時我須出去買糧草，有時我便將營中無用的馬賣給猶太人或波蘭人。但是常常的借職分爲名，我便同某某女人到集會所歡聚，或到有錢的地主家打牌玩……

『有一次在耶穌聖誕的晚上。——我記得很清楚，就彷彿昨晚纔發生的——我因公事從辰斯要克何夫到施維奇（地名）村去行旅。這天氣是殘酷的很——天是這樣的冷，就馬都不能忍受，我同我的趕車夫不到半小時，就同冰人一樣——如果只是天冷，我們或者能想法子與他抵抗，但是走到半路，忽又落下大雪。——渦渦的雪，在我們面前，旋轉跳舞，同一羣鬼一樣。風那樣狂暴，就彷彿他的妻子已被人偷去了，道路亦看不清楚。……不到十分鐘，車

夫及馬被雪完全遮蓋上了。

『車夫通報道：「老爺，我們走錯了路了」。

『這魔鬼！難道你的眼是瞎的嗎。既是這樣。接着往前走罷。我們或者可以走到有人住的地方！

『我們便向前走轉灣又轉灣，直到半夜我們的馬便倒在一個屬於——如果我記性不錯——波蘭貴族伯亞樓夫斯奇伯爵房子的門上。我對於波蘭人及猶太人雖是一樣的看待，彷彿飯後吃芥子的一樣，但是他們對於客人很殷勤，——這是你們必須承認的，講起容易動情的女人沒人能比過這些波蘭人……

『我們立刻就被請進去……伯爵那時正在巴黎，他管家開波金

斯奇亦是個波蘭人，便招待我們。我記得不到一小時，我在管家家裏坐着，便與他妻子賣弄風情，吃酒又打牌。我贏了五個 *chips* (貨幣名) 後來喝夠了，我便問我的睡房在什麼地方。那管家家裏沒有閒房，他們領我到伯爵住的所在。

『那管家便領我到一所不大不小的房間，是在一個空大又冷又黑的大堂旁邊，接着問道：「你不怕鬼麼？」』

『當下我已聽見我的脚步聲和話聲的反響，我便問道，「這是常鬧鬼的房麼？」』

『那波蘭人笑道：我不知道？但是以我看起來，這地方是一個爲鬼而設的理想的的地方』。

『我肚子裏既喝了許多的酒，醉的便同四萬個鞋匠一般。（按俄國鞋匠最愛喝酒）但是老實講起來，我聽了這些話，便覺着仿佛有冰片從我的脊梁骨直流下來。咳，由他去罷！甯有一百個

Girassians 亦比一個鬼好！但竟沒有法子想。我脫下衣服，便躺在床上……我的洋蠟照在牆上，稍有點光，牆上掛的祖先遺容，一個比一個可怕——古時用的兵器，打獵打來的牛角，並有各種的嗜好品，——屋裏非常清靜，彷彿墳地一般，可以聽見的，不過隔壁大堂裏老鼠走路的聲音，同他們咬傢具的聲音。然而外邊的響聲，却是很凶惡的……這風就彷彿念經似的，樹被風吹的，好像呻吟與哭喊的聲音；窗門被風吹的，向窗檻刮來，軋軋的響。這還

不算，我覺得我的頭旋轉起來，彷彿全世界亦隨着一同旋轉……我閉着眼就，彷彿我的床在房子裏飛來飛去，與鬼互相追趕。我希望着減少些恐怖，便將洋蠟吹滅；因為空屋裏點起燈來，比黑暗着尤其可怕……』

這三位青年婦女聽的很注意，擠便近這大佐，凝視着他，聽他往下講。

那大佐便接着說道：『我便拚命的想法子使我自己睡着，只是睡不着。我忽覺着賊爬窗台上來了，忽又聽見奇怪的密語，忽又覺得有人摸擦我的肩膀——樣樣都彷彿惡魔在那裏播弄我，——大凡有神經病的人，都曉得這個情形的。但是你們猜怎樣，當這鬼

聲喋喋的時候，我忽然辨別像睡鞋溜滑似的一種聲音。我注意的聽——你們猜甚麼？——有人向我的門前走來，咳嗽一聲，那門便開了。』我便起來問道，『誰在那裏？』

一個女人的聲音答道：『這是我，……不要怕！』我便走到這門口……不到幾秒鐘，我覺着軟的像雁一般的兩個手，放在我肩膀上。

『那女人很好的聲音說道：「我愛你……你比我的生命還貴重咧。」』

『一種熱烘烘的氣，便在臉上接吻起來——那大雪，那鬼，及世界上的事，我都忘了——我的腕纏繞他的腰——好個腰呵！上

天創造這樣的腰，必須特別定做，就是定做，十年只一次罷了——又瘦又細，像鑿造的一樣；又熱又暖，像小兒呼吸一樣！我情不自禁，便將他抱住。我們便爲很長很動情的接吻——我敢在世界女人面前發誓，就到我死時，我亦不能忘了那個接吻……』

那大佐又停住了，吞了半杯水，稍低低的又接着說道：『第二天早晨，我向窗外一望，那雪更下的大了。出門上路是不行的。

所以我只得在那管家家裏耽擱下，終日打牌喝酒。到夜間我又到那空房裏去睡覺，正在半夜，我又抱住前晚所抱那女人的腰……

『不錯呀，如果不是爲愛情，那時我早就因困倦而死了，就不然亦完全降服於 Bacchus (希臘酒神名)……』

那大佐嘆息了一聲，站起來，在客室裏，走來走去。

一位青年婦女聽這故事，引起他好奇的心，便問道：『以後又怎樣？』

『甚麼事都沒有。第二天我便出去旅行去了。』

那些青年婦女，帶着羞怕的樣子，問道：『不錯，但那女人是誰？』

『難道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決不是！』

『他就是我的妻子呀！』

那三位青年婦女，聽了都跳起來，就彷彿被毒蜂刺痛的似的。

他們問道：『這個怎樣講？』

那大佐縮縮肩膀，很不高興的樣子，問道：『那裏有甚麼這樣費解？ 我想我講的很明白了！ 我同我的妻子坐着馬車到施維奇

……那晚他在我旁邊的屋子裏睡覺……這不是簡單極了嗎？』

那些青年婦女，聽了非常失望，把手放在大腿上，恨恨不平的，說道：『你一起首講的非常有趣味，但是結果不過如此——不過是你的妻子——對不起的很，這故事一點沒有趣味，並且……一點亦不巧妙。』

『這又可笑了！你們甯願那不是我正式結婚的妻子，反是一位不認識的女人嗎？ 唉呀！ 諸位！ 諸位！ 如果你們現在如

此，將來你們結婚以後又如何呢？」

那些青年婦女，很覺得不好意思，一句語亦不說。

一位婦女再不耐，大聲說道：「你不要誤會，這故事完全是
不適當的！如果結果是如此，那又有甚麼用處講給我們聽？在
這故事裏，並沒有什麼好聽的或是很特別的！」

又一位說道：「你起首講的，使我們忽驚忽喜，後來忽然……
你不過戲弄我們罷了……」

那大佐說道：「好，好，好，我不過說些笑話，請你們不要發
怒，我不過諧謔罷了。那位女子不是我的妻子是那管家的妻子……

……」

『是呵？』

那些青年婦女聽了忽然都不高興起來；眼裏彷彿發光似的。他們儕近了那大佐，替他斟酒，問這個，問那個，他們再亦不困倦了。這天晚上，他們吃晚飯，格外的有胃口，大吃大嚼，再不困倦了。

頑童 俄國柴霍甫原著

梁治華譯

拉柏金，同着安娜！一個美麗的女子，——走到河岸的斜坡上，找了一椅子坐下了。這個椅子離水邊很近，四圍全是密密叢叢的黃柳。好一個幽靜的地方啊！坐在那裏好像在世外桃源一般，只有

魚能看見你。有時候貓在那裏閃閃的擊水四濺。這兩個青年男女，裝好了釣竿，魚鉤，筐子，魚餌，等用的東西，便坐着釣起魚來了。

『我們兩個人可在一起了，』拉柏金說着，四面望了望，『安娜，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很要緊的……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魚吃你的餌了……那時候我很明白，我一定要有一個滿意的女子，才不空負我一生的辛苦……好大一條魚……我看見你的時候，便愛你到極點，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戀愛！先別動，讓他吃一點餌不要緊……吾愛，告訴我——你可以給我一個希望嗎？不能罷！我不敢妄想——我可以希望那……快拉！』

安娜舉起手來，把釣竿往上一拉，就看見一條銀綠色魚在空中閃閃的發光。

『好哇！一條鱸魚！快帮忙！要滑出去！』這條魚果然從釣中脫出來，在草裏跳了幾跳，照直的往老家那邊走……跳到水裏去了。

拉柏金只顧追那一條魚，沒留心拿着安娜的手了，不知覺的把手湊近自己的嘴唇，吻了幾下。她趕緊的把手縮回，但是太晚了；兩個人情不自禁，接起吻來了；這實在是無可如何的事嘍！他們吻了又吻，後來就甜言蜜語的談心……最舒服的時候！但是要知道人生就沒有完全快樂的事。倘若快樂裏邊不含有幾分苦

腦，苦腦會從外面攙進去的。正在這個時候，你猜怎麼樣？兩個人正在接吻，忽然聽見一陣笑聲。他們呆呆的望着河，嚇得非同小可。原來是安娜的弟弟克利阿站在河邊上，望着他們冷笑。

『哈哈！接吻』！他說，『好哇！我給你們告訴母親去』

『我希望你——你是誠實人』，拉柏金紅着臉說，『你偵察我們是很不對的，告訴母親更可以不必。你是誠實人……』

『給我一先令，我才能不聲張；』這個誠實人說，『如若不然，我還是告訴母親去。』

『拉柏金掏出一先令給了克利阿，他拏在溼手裏朶着玩，得意洋洋的走了。這一對青年男女不敢再接吻。』

第二天拉柏金從城裏買了許多顏色同一個皮球，送給克利阿，他的姊姊安娜也送他許多空藥匣子。以後又送他一付木質的小狗。這個頑皮的孩子，快活的了不得；又恐怕他們以後不再給他玩物，所以更不偵察他們了。拉柏金同安娜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一時一刻的不離開他們。

『畜類！』拉柏金咬牙切齒的說，『這樣大的歲數，就這樣頑玩皮！將來不定變成什麼東西！』

七月裏整整的一個月，這一對情人不能離開他。他不時拿告發恐嚇他們，並且要求他們送給他東西。沒有一樣東西使他滿足——後來你想要一個金錶。沒有法子他們只好答應給他一個錶。

有一次，在吃飯的時候，將上過餅乾，他噗哧的一笑，向拉柏金說道：『我可要告訴啦？哈——哈——！』

拉柏金立刻紅了臉，拿飯巾當作麵包嚼起來了。安娜跳起來就跑出去了。

一直到了八月底，拉柏金才向安娜求婚。好快活的日子啊！他得到她父母的允許，立刻就到花園裏找克利阿。捉着他就揪他的耳朵。安娜也來了，揪他那一隻耳朵。他們兩個人滿臉的喜氣，克利阿不住的哀求道：

『好哥哥！好姊姊！我再也不敢了！饒我罷！』他們兩個人，以後都認作揪他的耳朵的時候，是他們戀愛的最快樂的時候

○
(小說月報)

小雨點

陳衡哲

小雨點的家，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裏游玩，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把他捲屋外去了。

小雨點着了急，伸直了喉嚨叫道：

『風伯伯，快點放了我呀！』

風伯伯，一些也不睜，止管吹着他，向地下捲去。小雨點嚇得閉了眼，連氣也不敢出。後覺得風伯伯去了，他才慢慢的把眼睛

睜開，四圍看了一看。阿呀！他怎的會垂在一個紅胸鳥的翅翮上呢？那個紅胸鳥此時正儕着他的翅翮，好像要飛上天去的光景。小雨點覺着了，拍着手叫道：

『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帶回我的家去了』。

誰知道那個紅胸鳥把他的翅翮儕得太利害了，竟把小雨點擷了下來。

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艸葉上面，他便爬了起來，兩隻手掩了眼睛，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他正哭着忽聽見有一個聲音叫着，他說道：

『小雨點，小雨點，不要哭了，我這裏來罷』。小雨點途依

着那聲音的來處看去，止見有一個個泥沼社那裏叫他去哩。他心裏喜歡，便從那個艸葉上面，一交滾了來，向着那泥沼跑去。他跑到了那裏，把那泥沼看了一看，不覺擰着鼻子說道：

『好齷齪呵！』

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說道：

『聽呀！』

此時小雨點忽聽見有流水的聲，自遠漸漸的近了來。泥沼便

對小雨點說：

「這是潤水哥哥，河伯伯那裏去，現在湊巧走過這裏。我們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於是小雨點跟了泥沼，去會見了潤水哥

哥一同到河伯伯那裏去。

小雨點見了河伯伯，覺得自己很小，便問他道。

『河伯伯，我爲什麼這樣小』。

河伯伯笑着答道：

『好孩子這不打緊，我小的時候，也和你一樣』。

小兩點又說道，

『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泥沼和潤水哥哥也同聲說道：

『不錯，不錯！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河伯伯道：

『我到海公公那裏去，就永遠住在他那裏了』。

小雨點，和泥沼，和潤水哥哥，都同聲說道：

『好伯伯，你能告訴我們，海公公是怎麼樣子的嗎？』

河伯伯道：

『海公公嗎？他是再要慈愛沒有的了。他見了什麼東西，都要請他去住在他的家裏的』。

小兩點道：

『他也請像我一樣的小雨點嗎？』

河伯伯道：

『只要你願意，他一定請你的。你可知道他小的時候，也是

『一個小雨點嗎』

他們四個一路上有談有笑，到也很快活。隔了兩天，居然到了海公公的宮裏去，止見海公公捉着雪白的鬚子，笑着迎了出來。他見了小雨點，十分喜歡，問訊道好多說話。小雨點心裏也覺得快活，那天竟沒有想到家裏。可見是到了來，又想回去了。

他便拉着海公公的鬚子說：

『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家去嗎？』

海公公說：

『好孩呵，你若回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你須要耐心些才是』。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小雨點在他的底下住了兩天。到了第三天，他正一人哭着，想回家去，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着他。小雨點跟着那聲音，升了上去。止見白雲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嗎？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踏的說道：

『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嗎？』

海公公摩着他的頭說道：

『好孩子，我是留不住你的了，只好讓你回去罷。』

小雨點也很不忍心離開這樣慈愛的海公公。不過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所以竟含了眼淚，辭了海公公，向着天上升去。

說也希奇，此刻小雨點止覺得他的身子，一刻大似一到。不

一會，他已升得很高。他心裏喜歡，說道：

『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的了，好不快活呵？』

到了下午，他升到了一個高山的頂上，覺得些疲倦。他向下一看，只見有一朵小小的青蓮花，睡在一堆呵士的旁邊。他便對着自己說：

『我今天升得也夠了，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

說了這個，他便向着那青蓮花進行。忽然他的身子，又縮小起來。他着了慌，再睜眼仔細一看：阿呀！他不在那會花瓣上，又在那裏呢？他此時不覺又哭起來了。

他正哭着，忽聽見那青蓮花叫着他的名字，說道：

『小雨點，不要哭了，請你快來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很希奇，不由得止了哭，把那青蓮花細細的看了一看。只見他乾枯蒼白，怪可憐的。青蓮花此時又接着說道：

『我差不得要死了，請你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心裏很不忍，便答道：

『極願極願！但是我可不知道，應該怎樣的救你』。

青蓮花道：

『聽着呵！我爲了欠了水，所以差不多要死。你若願意救我的命，你須讓我把你吸到我的血管裏去』。

小雨點嚇了一大跳。說道：

『阿呀！那麼我自己又到那裏去了呢？』

青蓮花道：

『小雨點，不要駭怕，你將來終究要回家去的，不過現在冒一冒險罷了。你願意嗎？』

小雨點聽了，心裏安了些。又把青蓮花看了一眼，不由得又疼又愛。他想了一想，便壯着胆說道：

『青蓮花，我爲了你的緣故，現在情願冒這個險了！』

青蓮花十分感激，果真的把小雨點吸到他的血管裏去了。不到一會，他那乾枯蒼白的皮膚，忽然變了美麗豐滿。在他風中顫着，回處瞻望。忽見有個小女兒，走過他的身旁。他便把他身上的香

味，送到那女孩的鼻子裏，說道：

『女孩子，看我好不美麗。爲什麼不把我戴在你的髮上呢？』
那女孩子果真把他折了戴在他自己的髮上。

但是到了晚上，那女孩忽然又不喜歡這個青蓮花了。他便把他從髮裏取了下來，丟在他爹爹的園裏。

青蓮花知道他此次真要死了。他又想到了溫柔的小雨點心裏便痛苦，不由得叫道：

『小雨點，小雨點』

小雨點本來沒有死，不過睡着罷了。此刻聽了青蓮花的聲音，便醒了起來，說道，

『我在什麼地方呀？』

青蓮花答道：

『你在我的血管裏』。

小雨點聽到這裏，才慢慢的把往事記了起來。他嘆着氣說道

『青蓮花你自己又在那裏？』

青蓮花便把他的經歷，一一的去訴了小雨點，他又說道：

『小雨點，現在我可真的要死了』。

小雨點着了急，說道：

『青蓮花，青蓮花！快快的不要死，我願意呼吸我的血管裏

去』。

青蓮花嘆了一口氣，說道：

『癡孩子，現在是沒有用的了。況且你已經在我的血管裏，我又怎樣能再吸你呢？但是，小雨點，你不必失望，因為我明年春間仍要復活的。你若想念我，應該重來看看我啊！——再會了』。

小雨點哭道：

『青蓮花，青蓮花！快快不要死呀』

但是青蓮花已經不聽見他了。小雨點一面哭着，一面看去，好不希奇：他那裏在什麼青蓮花的血管裏，他不是明明在一個死池

旁邊的草上嗎？他把死池看了一看，央着說道：

『泥沼哥哥……』

死池惡狠狠的說道：

『我不是泥沼，我是死池』

小雨點便道：

『死池哥哥，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裏去嗎？』

死池哼着鼻子，說道：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

小雨點聽了，知道沒望了，不由得又哭了起來。他哭得好不

傷心，死池聽了，也有些不忍，便問道：

『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麼？』

小雨點答道：

『我要他送我回家去』。

死池縐着眉毛，想了一想，說道：

『你可知道，你不必到海公公家，也可以回家去的嗎？』

小雨點聽了，快活得跳了起來，說道：

『死池哥哥，你的話真嗎？你肯告訴我，又怎樣的回去嗎？』

死池道：

『你且等着，待太陽公公來了，便知道了』。

小雨點不敢再問，只得睡在草上，靜待了一夜。明朝太陽公公來了，果然的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小雨點見了他的哥哥姊姊，自然喜歡得說不出來。他又把他在地上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他們。後來他還約了他們，明年春間，同到地上去看那復活的青蓮花哩！

(新青年)

劉老老入大觀園 節錄紅樓夢

話說有一鄉下人，姓王名成；他的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因見金陵王家有在京做大官的，依傍其勢利，便連了宗。後來其祖死後，只剩這王成一人；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亡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并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故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來養活，遂一心一計幫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覺得天氣漸漸冷上來了，

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劉老老看不過，因替他們想主意。大家想來想去，都想不出個道理。後來還是劉老老想出一個機會來。向狗兒說道，『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他家二小姐，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已出仕，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我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遷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毫毛，比我們的腰還壯泥』！狗兒聽說心中活動，笑道：『老老既如此說，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噯啣！』

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道兒：『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尋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在賈府是一個有體面的大管家，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也罷；就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碰看；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

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教了板兒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玩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往甯榮街來。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譚譚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

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理他。內中有一個年老的說道：『那周大爺往別處去了。他在後面一帶住著他娘子卻在家裏；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去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箸板兒，繞至後街上一路問去，就找到了。周瑞娘子出來認了半日，方笑說道：『劉老老呀！』道讓坐吃茶。周瑞娘子問些閑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道：『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

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娘子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道：『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正主兒的！

你與我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這璉二奶奶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小名鳳哥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天甯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太走走這一趟』。劉老老道：『這全仗嫂子方便了。說著，周瑞家娘子便喚小丫頭去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一會小丫頭回來

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娘子聽了，同著劉老老往賈璉的住宅來。先找著了鳳姐的一個心腹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娘子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周瑞娘子帶領劉老老進來，坐著等候。須臾鳳姐回房，周瑞娘子將劉老老來歷回明。鳳姐命請。劉老老見了鳳姐，說了些閑話；又說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來，不爲別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裏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姐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你來作什麼的？』鳳姐早已明白了也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命周瑞娘子傳了一桌客飯來。

讓劉老老在那邊屋裏去吃飯吃完了飯，又過來給鳳姐道謝。姐鳳命平兒拿出二十兩銀子。鳳姐說道：『這銀子暫且留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玩。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隨周瑞娘子出來，仍從後門去了回到家裏，狗兒及劉氏自是歡喜。

大家整備過年，有了銀子，也就不愁了。

到了次年秋天，劉老老帶著板兒，又帶些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走到榮府來看鳳姐，仍是周瑞娘子陪他過來的。見了平兒，趕忙上前問好。又見了鳳姐，鳳姐因買母叫，超忙去了。臨去囑咐劉老老等著回來說說話兒再去。這裏用瑞子等陪了娘老老坐著，說

些閑話。劉老老見等劉姐不來。說『天不早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娘子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著一徑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樣？周瑞娘子。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擔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著催劉老老

趕緊前去，劉老老道：『我這個樣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想你是怯生，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娘子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

卻說榮國府內有一個大花園，名叫大觀園，園中樓閣亭臺，山林花草，以及村舍茅屋，荷池稻田，無不具備。所有榮府下一輩的姊妹，及一公位子名喚寶玉的。都分住在園內。當時平兒等來到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美人一般的丫

鬢，在那裏搥腿姐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到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太太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娘子端過椅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怕生，不知問候。賈母向劉老老問長問短，又留他住一兩天再去。那位搥的丫鬢，名喚鴛鴦，是賈母貼身服侍。有體面的大丫頭見賈——母留劉老老住下，忙命老。婆子帶去洗了澡，挑了兩件隨常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樣場面，忙換了衣裳出來，再在賈母榻前，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都在這裏坐著；也都聽得津津有味說了一會，大家也就散了。

次日，賈母因見園中菊花。盛開，叫了寶玉等姊妹們來，商

議在園中擺席賞菊。一夕無話，次日天氣清明，賈母帶領衆人來到園內，劉老老也隨了來；只見一個丫頭捧著一個大盤子，裏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檢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回頭笑向劉老老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說話間已到：一處。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地下蒼苔佈滿。中間一條石子砌的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衆人拉他道。仔細青苔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這是我們走熟的路。他只顧上頭和人說

話，不防脚下果踏。滑了。拍蹠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起攙來，只站著笑』。說話時所老老爬起來。自己也笑著說：『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對劉老老道：『這是我外孫女兒林黛玉的屋子，這裏叫做瀟湘館』。說著走出瀟湘館，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著大食盒走來。鳳姐忙問早飯擺在那裏賈母道，擺在那邊秋爽齋就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隨後就來。

鳳姐聽說，便同了鴛鴦等帶著端飯的人。抄著近路，到秋了爽齋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我們今日也得一個女清客了。鳳

姐會意。兩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撮弄劉老老，正商議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大家入座。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囑附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則；若錯了，我們就笑話了。調停已畢，然後歸坐。劉老老挨著賈母一桌，鴛鴦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

劉老老入了坐。拏起箸來，覺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拏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鏤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個又把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沈。那裏拏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等到上菜之時，鳳姐特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

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擡頭』自己卻鼓著嘴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大家有噴了茶的，有吐出的，林黛玉笑的岔了氣，寶玉笑得滾到賈母懷裏。 賈母笑的話都說不出來，侍候的媳婦了鬢們，無一個不笑的彎腰屈背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拿著不笑，還只管讓，劉老老。 劉老老那裏夾得。起著來，只覺不便。又道：『這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吃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都出來了。只忍不住。叫人在後揷著。 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了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笑道：「

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了。劉老老不便。伸手學要，夾子。要親自去拾早有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他取笑。一時吃畢。賈母帶領衆人，各處閒逛了一會酒，行了一會令。」

劉老老又鬧出許多笑話來一時席散，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餉。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別處逛了一會，賈母倦了。鳳姐等圍隨著。歇息去了。這裏寶玉姊

妹及衆了鬢，部要帶著劉老老逛。隨著取笑，一時來至一個牌坊底下。牌坊上嵌著省親別墅四個字。劉老老道：『阿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麼？』衆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拏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著一個了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及許

多油膩飲食，又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未，瀉完走出，酒被風吹，只覺得頭眼花，花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到了房舍跟前，又尋不著門。再走過去，忽見一帶竹籬，順著路走去。得了一個月洞門，跨進門內，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沿池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甚疼。細看那女孩兒，原是一幅畫兒。

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提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歇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走進門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金彩珠光，眼都看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剛從屏後得了一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他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惚恍想道：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著你進來的？』又見他帶著滿頭花，劉老老笑道：「好！你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的戴了一頭。說著，那老婆子只見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

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用手損。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括機了。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進去。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刻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扭身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料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

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尋不著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毛廁裏了。因命兩個婆子去尋，回米說沒有，衆

人各處搜尋不見，寶玉房中一個大丫頭名叫襲人說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頂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我且去看來：』一面說著，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了頭，已偷空玩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就聽見鼾聲如雷。忙進房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昏臥在牀上。襲人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污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撐去，襲人恐驚動人被寶玉曉得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點上許多香所喜不會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

我出來。劉老老答應著，跟了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出去就說醉倒在山石子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瀟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而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吃罷晚飯。劉老老衆着板兒，到賈母及鳳姐兩處告辭，就在爺母這邊過了一夜。次日劉老老衆着板兒，由角門出來；上車回去了。

秦山乞茶

(迷信譯)

(見INDUMERO DE ONFL 1914)

一日，孔子領着顏淵子路兩個門人，到泰山上去遊玩。遊了兩個鐘頭，孔子覺着口渴，便對顏淵說道：「距此不遠，有一古廟，汝曷前去向和尚討杯茶來與我解渴？」子路是孔門中最活潑最性急的人，聽了這話便對孔子道：「先生讓我去罷」。孔子便應允了。子路一溜烟飛奔而去，進了廟門，到了看門的房前，急說道：「我是孔夫子的門生，請你領到禪堂裏去。我要會會你們的長老，看門的便領着子路來到長老房中，見是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和尚。

(子路)『大法師請了，在下是孔子的門生，因為先生口渴，特

派我來討杯茶。我先生是當今的一個偉人，想你定是知道的』。

（和尚）『孔子鼎鼎大名，我是知道的。但你自稱是他的學生，你可能證實麼？因為敝廟之中，常常有人借孔子的大名來求周濟。老僧今有四個問題，如你應對得來，便信你是孔子的學生，如應對不出你便是一個冒充的』。

（子路）『很好！憑你有多少問題，儘管說來，我必不假思索，應對如響，大法師若見我一一答出，必信我是孔夫子的門生了』

（和尚）如此便好。我就起首口試了。請問世間誰人最好？

（子路）登時答道：「惟我孔夫子最好，世間之上，再我不可出。人生有聖德，如我孔夫子一樣。和尚一聽，心中覺着不快，面上

尙無不愉之色，又問道：

世間何物最高？

（子路）『崑崙山最高』。

（和尚）「崑崙僅高萬丈，人所共知，算不得世上最高之物。請問世上何物可以刀砍不見傷痕？」

（子路）『哦！大法師！這一定是竹子，世人鋸竹，不是沒有傷麼痕。』

（和尚）「又錯了；一竹鋸斷，已成截。你何以說他沒有傷痕呢？豈必要竹子流血方爲受傷麼？你這句話連你自己也真不可解了。尙有一個問題。世間何事最難？」

（子路）「世間最難之事，惟有讀書寫字」。

（和尚）惡！是何言！世界之上，士多如鯽；讀書寫字何難之？有可知你的話，一定錯了。我的四個問題。你一個也沒有對，還要自稱是孔子的弟子，恐怕一個尋常的教習，也不收你做學生。出之罷。再往別處討茶，勿在此溷我！

子路被和尚麾之門外，滿面羞慚，轉身回來，只見孔子與顏淵還在那裏等他。

孔子「你討着茶沒有」？

子路氣吁吁的答道：「先生那個妖僧，真是可惡。他起先說我不是你的學生。後來又拿四個問題來考我，他又說我應對得不

好，把我攆出門外；教我以後不要再去。他這樣驕傲我恨不得打他兩個嘴巴』。

孔子『你不要生氣，我原不曾教你去找那個和尚；我是打發顏淵去的。誰知你偏要去幹這筆差事。煩惱該因強出頭。你若是在這裏，何致於討這場沒趣？究竟他那四個問題。你是怎樣的對答呢？』

子路當將前事細述一遍。

孔子『果然是你應對得不好，若是顏淵去，定不是你這樣的對法。此事已過，既往不咎；下次我若打發旁人做事，你可不要自尋煩惱。吾之良言，須要切記』。孔子又對顏淵說道：『我實

在口渴，還是你到那廟裏一蕩罷？但是你切不可又同你的窗友一樣』。

子路尙在一旁嘖哩咕嚕。顏淵便向廟中走來，請那看門的引見了長老。

（和尙）『先生汝來此做什麼？』

（顏淵）『在下是孔夫子的門生，我先生口渴，特教我到寶刹來，討一杯茶吃』。

和尙『你也是孔子的學生麼？方才有一個私充孔子學生的，被我攆出山門之外了。不知孔子的學生何如許之多，須知老僧決非你們所料想的一樣糊塗』。

(顏淵)『否。大法師，我並非冒充，確是孔子的門生』。

(和尚)『你能證實麼』

(顏淵)『聽罷。憑你用何法試驗，我均可以證實』。

(和尚)『如此便好，我有四個問題在此』。

(顏淵)『縱有一萬個問題，我也願意對答』。

(和尚)『世間誰人最好』？

(顏淵)『我的長老！世間最好的人，一定是你，因為你自幼出家，捨身事佛，拋父母，別兄妹，以及一切法定的快樂，人世的光榮，隱身修道於純一佛教之中，毫無自傲之意，這天地之間；若再要找一個同長老一樣有道的人就不能夠了。』

和尚一聽，滿心歡喜，面子上却不肯露出來，說道：

『老僧道行薄弱，何足稱爲世上最好的人。先生未免言之太過

，雖然此言亦無傷。請問世間何物最高？』

（顏淵）『世間最高之物，厥惟人之性情。』

（和尚）『言之有理，實合我意。』請問世間何物可用刀砍不見傷

痕？』（顏淵）『水』

（和尚）『先生所對，一點不差。如人以刀砍水，抽刀之後。

其水仍然復合，不見刀痕。先生善於應對，吾爲汝賀；然尙有

一問題於此，卽爲最後之詰難，請問世間何事最難？』

（顏淵）『世上最難之事，惟在終身不犯過錯。』

（和尚）妙哉答乎！ 吾友！ 妙哉答乎！ 世上最難之事，並非奪人國家，亦非帝制自爲，因之奪江山稱皇帝者曾數見不鮮。惟終身不犯一過之聖人，實所罕見。 汝真是孔子的學生，亦不愧爲孔子之徒。 孔門有此高足必非常榮幸，區區一茶，尙不足以獎汝之答與賀汝之師，我尙有美酒，願敬汝二人，煩請汝師到此同盡一杯，不勝歡迎之至』。

顏淵轉來，孔子與子路坐山石之上。 子路看見顏淵起身問道『是否被那和尚攆出來的』

（顏淵）『那和尚與我說話，很有禮貌，他的四個問題也被我一答出，他稱贊我對答甚好。 並滿口頌揚我以及我之先生，除送

給茶水之外，他還請我與先生到他那裏去，共飲一杯酒。我特來請先生去飲酒的』。

（孔子）『子路你瞧瞧。那和尚並不同你說的那樣野話』。

孔子說罷，同着顏淵到泰山廟中，長老那裏赴會去了。子路啞口無言，垂頭喪氣，一人下山回家去了。

一個闊綽的朋友

仲持

迷人的樊棣——或照伊護照上的稱呼，也叫『良家婦女喀娜奇娜』——從醫院裏出來，覺得自身到了一個從未經過的地步：沒有一間住的屋子，也沒有一個錢。那怎麼好呢——。

伊首先走到質鋪，質了伊的寶石，戒指——伊唯一的珍飾。

質鋪裏的人，收下戒指，給伊一個盧布……但是是一個盧布，有什麼可買呢？這一個盧布，還買不了一件時式的短衫，或一項華麗的帽。或一雙褐色的鞋；可是沒有這些，伊總覺著赤裸裸似的。伊似乎。覺得，不但一般路人，便是那些馬和狗，也都睜着眠向伊看，笑伊衣服的樸劣。伊儘着盤算伊的衣服，却全沒想到伊有什麼可吃，伊到那裏睡去。

伊心裏想：祇要我遇見一個闊綽的朋友……我就可以得着錢……總沒有人會說「不」，因為……」然而伊竟遇不着那些闊綽的朋友。要是晚上到 Renaissance 俱樂部去找他們，倒也容易；但伊穿着這樣樸劣的衣服，而且沒有帽子，他們是不會讓伊進去的。那

怎麼好呢？ 樊棣走着，坐着，想着，又是煩惱又是疲倦。過了
好些時候，伊才打定主意，決把最後的一着棋子，去一試：一直走
到幾個闊綽的朋友的屋子裏，向他們要錢。

伊靜着想：『但是我到誰的地方去呢；米瀉那邊，我是去的……
……他已經成了家……紅頭的老人，他又在他的辦公室裏……』
樊棣想起芬葛爾來了。他是個牙醫生，是個改教的猶太人。三
個月前，他曾送給伊一副鐳子。有一次，伊在德人俱樂部晚膳，
曾把一杯啤酒，倒在他頭上。此時伊記起了芬葛爾，心裏便覺着
非常的快活。

伊走向牙醫生的家裏來，一路想道：『我祇要找着他，他一定

會給我一點……要是他不肯，我便把那邊什麼東西都摔碎了來』。

計畫想定了。伊到了牙醫生的門前。伊待要跑上步梯，笑嘻嘻的溜進他的私室，向他要二十五個盧布，——但捏着門鈴的繩，這些計畫都已消失了。樊棣登時覺得震慄害怕，——這是伊從未遇着的事情！伊從前在酒肆，何等勇敢瀟灑！現在因為穿着襤褸的衣服，正像個尋常乞恩的人，伊便不由的羞怯畏縮起來。

伊不敢去扯門鈴，想道：『或者他已經忘了我……我怎麼可以穿着這樣的衣服，走到他的跟前呢？我如今宛然是一個乞丐，一個粗蠢的女子……』

伊很躊躇似的扯了那門鈴。

門內便有了一陣脚步聲，這是門役。

伊問道：『醫生在家麼？』

這時候，要是門役回說『沒有』，伊一定很高興；但他沒有回答，却引伊到一間客室裏，替伊拿了罩衫。伊看見步梯，似乎分外宏壯而且華麗。在華麗的中間，伊最留意的，便是一面大鏡，鏡裏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人，從頭到腳，沒有一頂美麗的帽子，沒有一件好好兒短衫，也沒有一雙褐色的鞋子。伊猛看到身上這般模樣，益發像個縫婦，或洗衣婦，伊心裏詫異，爲什麼忽然覺着不好意思起來。向來的勇氣膽量也都消失了，——這是伊從來未有的事。這麼一來，伊已經不是樊棣，却變了從前的喀娜奇娜了。

女僕引了伊到內室裏，對伊說：『在這邊，請，……醫生就來了……請坐』。

樊棣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下。

伊心裏想：『我就對他說「借我」……這也是正當的事，因為我們彼此都很熟識。但那女僕總得離開這屋子才好……在女僕的跟前，這是不很雅觀的……女僕儘管站着，幹什麼呢？』

過了五分鐘，門忽開了，芬葛爾走進來，——一個改教的猶太人，高而且黑，很肥的頰，和兩顆滴溜的眼球。他的臉孔，眼睛，肚子，大腿，都多少豐滿，粗壯，而且可怕呵！他在 *Renaissance* 和德人俱樂部，喝酒不多，却時常在女子身上，花幾個錢他

很能耐着性子，受他們的頑弄——舉一個例，那回樊棣倒啤酒在他頭上，他也不過微微一笑，用手指向伊搖兩搖罷了，——但現在他的神色，悶沉沉的，露出驕傲冷淡的樣子來了，而且像有什麼事情惦記着似的。

他並不瞧伊，開口便問道：『什麼事啦？』樊棣向那女僕嚴肅的臉上腰了一眼，隨後再看看芬葛爾吹漲的身子。他似乎毫不認識伊；伊便漲紅了臉。

牙醫生略略動怒，重又說道：『什麼事啦？』

樊棣低聲說：『牙……牙疼……』

『阿！……那一顆牙……那裏？』

樊棣記起伊有一顆有孔的牙。

伊便說：『底排……右邊』。

『哼！……張開你的嘴』！

芬葛爾皺皺眉頭，歛了氣，動手治那疼牙。

他用一種器械，夾着伊的牙，問道：『你覺得痛嗎』？ 樊棣

撒誑道：『是的，我覺得……』伊心裏想：『我就提醒他怎麼樣？

他一定記得……但……女僕……伊儘管站着幹什麼呢』？

芬葛爾忽然向着伊的嘴內，呼呼的吹了起來，好像是一部汽機

。他說：『我不勸你把這牙填住，這顆牙是十分無用的』。

他再慢慢的拔着那牙；他烟膩的手指，沾污了伊的嘴唇和齒肉

○ 他又斂着氣，用一種冷冰冰的東西，塞進伊的嘴。

○ 樊棣陡然感着一種很利害的疼痛，叫喊起來，捏住芬葛爾的手

他喃喃的說：『不要緊……你不要慌……這顆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他煙膩的手指沾滿血液，拿起拔出的牙給的看。女僕走了過來，端了一杯水給伊嗽口。

芬葛爾說：『你到了家，時時拿冷水嗽着口，管教血止住了。』

他站在伊的身前，露出一種樣子，彷彿來客多留一歇，他很不

耐煩似的。

伊便轉身向門對他說：『再會』。

芥葛爾笑呵呵的問道：『哼！誰來付手術費呢？』

一句話提醒了樊棣人便紅了臉說：『阿！是的！』伊忙把寶石戒指換來的那盧布，拿出來交給牙醫生。

伊走到街心，比前益發覺得不好意思了。但伊對於伊自己的貧苦，却不再覺着有什麼可差；伊也不再想着伊沒有華麗的帽和時式的衫了。伊沿着街走，一路吐着牙血，每一堆血，便引逗伊想起伊的生活——壞而且苦的生活：想起伊所受的侮辱，這個侮辱，伊還是受着，——明日，一禮拜後，一年後——伊的終身直至於死

……

伊低聲說：『呵！這真可怕呵！上帝，真可怕呵！』

但到了次日，伊竟在 Renaissance 俱樂部了。伊在那裏跳舞。伊戴着一頂闊大的紅帽，穿着一件簇新時式的罩衫，和一雙褐色的鞋。有一個從凱仁地方來的少年商人，請伊晚膳

白話文趣 小說

短

劇

劇短

遊戲的
喜劇

終身大事

胡適

(序)前幾天有幾位美國留學的朋友來說，北京的美國大學同學會不久要開一個宴會。中國的會員想在那天晚上演一齣短戲。他們限我於一天之內編成一個英文短戲，預備給他們排演。我勉強答應了，明天寫成這齣獨折戲，交與他們。後來他們因為尋不到女角色。不能排演此戲。不料我的朋友卜思先生見了此戲，就拿去給北京導報主筆刁德仁先生看。刁先生一定要把這戲登出來，我只得由他。後來因為有一個女學堂要排演這戲，

所以我又把他翻成中文。

這一類的戲，西文教做 *Farce*，譯出來就是遊戲的喜劇。

這是我第一次弄這一類的玩意兒，列位朋友莫要見笑。戲中人

物

田太太

田先生

田亞梅女士

算命先生(瞎子)

田宅的女僕李媽

布景

田宅的會客室。右邊有門，通大門。左邊有門，通飯廳。背面有一張莎法榻。兩旁有兩張靠椅。中央一張小圓桌子，桌上有花瓶。桌邊有兩張坐椅。左邊靠壁有一張小寫字檯。

牆上掛的是中國字畫，夾着兩塊西洋荷蘭派的風景畫。這種中國合璧的陳設，很可表示這家人半新半舊的風氣。開幕時，幕慢慢的上去，台下的人還可聽見台上算命先生彈的絃子將完的聲音。田太太坐在一張靠椅上。算命先生在桌邊椅子上。

田太太 你說的話我不大聽得懂。你爲這門親事可對得嗎？算

算先生 田太太我是據命直言的。我們算命的都是據命直言的
你知道——

田太太 據命直言是怎樣呢？

算命先生 這門親事是做不得的。要是你家這位姑娘嫁了這男人，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

田太太 爲什麼呢？

算命先生 你知道，我不過是據命直言。這男命是寅年亥日生的女命是己年申時生的。正合着命書上說的『蛇配虎，男尅女。猪配猴，不到頭』。這是合婚最忌的八字。屬蛇的和屬虎的已是相尅的了。再加上亥日申時，猪猴相尅，這是兩重大忌的

命。這兩口兒要是成了夫婦；一定不能團圓到老。仔細看起來，男命強得多，是一個未尅妻之命，應該女人早年短命。田太太我不過是據命直言，你不要見怪。

田太太 不怪，不怪。我是最喜歡人直說的你這話一定不會錯。昨天觀音娘娘也是這樣說。

算命先生！哦觀音菩薩也這樣說嗎？

田太太 是的，觀音娘娘籤詩上說——讓我尋出來念給你聽。（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拿出一條黃紙，念道）這是七十八籤，下下。籤詩說，『夫妻前生定，因緣莫強求。逆天終有禍，婚姻不到頭』。

算命先生 『婚姻不到頭』？這句詩和我剛才說的一個字都不錯。

田太太 觀音娘娘的話自然不會錯的。不過這件事是我家姑娘的終身大事，我們做爺娘的總得二十四分小心的辦去。所以我昨兒求了籤詩，總還有點不放心。今天請你先生來爲爲這兩個八字裏可有什麼合得攏的地方。

算命先生 沒有。沒有。

田太太 娘娘的籤詩只有幾句話，不容易懂得。如今你算起命來，又合籤詩一樣。這個自然不用再說了。（取錢付算命先生）
難爲你。這是你對八字的錢。

算命先生（伸手接錢）不用得，不用得。多謝，多謝。想不到觀音娘娘的籤詩居然和我的話一樣！（立起身來）

田太太（喊道）李媽（李媽從左邊門進來）你領他出去。

（李媽領算命先生從左邊門出去）

田太太（把桌上的紅紙庚帖收起，摺好了，放在寫字檯的抽屜裏。又把黃紙籤詩也放進去，口裏說道）可惜！可惜這兩口兒竟配不成！

田亞梅女士（從右邊門進來。他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女子，穿着出門的大衣，臉上現出有心事的神氣。進門後，一面脫下大衣，一面說道），媽，你怎麼又算起命來了；我在門口碰着

一個算命的走出去，你忘了爸爸不准算命的進門碼？

田太太 我的孩子，就只這一次，我下次再不幹了。

田女 但是你答應了爸爸以後不再算命了。

田太太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這一回我不能不請教算命的。我
叫他來把你那陳先生的八字排排看。

田女 哦！ 哦！

田太太 你要知道，這是你的終身大事，我又只生了你一個女兒，
我不能胡裏糊塗的讓你嫁一個合不來的人。

田女 誰說我們合不來？ 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一定很合得來。

田太太 一定合不來。 算命的說你們合不來。

田女 他懂得什麼？

田太太 不單是算命的這樣說，觀音菩薩也是這樣說。

田女 什麼？你還去問過觀音菩薩嗎？爸爸知道了更要說話了。

田太太 我知道你爸爸一定同我反對，無論我做什麼事，他總同我

反對。但是你想，我們老年人怎麼敢決斷你們的婚姻大事。

我們無論怎麼小心，保不住沒有錯。但是菩薩總不會騙人。

況且菩薩說的話，和算命的說的，竟是一樣，這就更可相信了。

（立起來，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你自己看菩薩的籤詩。

田女 我不要再看了，我不要再看了！

田太太 (不得已的抽屜蓋了) 我的孩子，你不要這樣固執。

那位陳先生我是很歡喜他的。我看他是一個很可靠的人。你

在東洋認得他好幾年了，你說你很知道他的爲人。但是你

年紀還輕，又沒有閱歷，你的眼力也許會錯的。就是我們活了

着六十歲的人，也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力。因爲我不敢信自己

，所以我去問觀音菩薩去問算命的。菩薩說對不得，算命的也

說對不得，這還會嗎？算命的說，你們的八字正是命書最忌的

八字，叫做什麼『猪配猴，不到頭』，因爲你是己年申時生的他

是——

田女 你不要說了，媽，我不要聽這些話。(雙手遮着臉，帶着

哭聲)，我不愛聽這些話！我知道爸爸不會同你一樣主意。他一定不會。

田太太 我不管他打什麼主意。我的女兒嫁人，總得我肯。

（走到他女兒身邊，用手替他揩眼淚）。不要掉眼淚。我走開去讓你仔細想想。我們都是替你打算，總想你好。我去看午飯好了沒有。你爸爸就要回來了。不要哭了，好孩子。

（田太太從飯廳的門進去了）。

田女士 （揩著眼淚，抬起頭來，看見李媽從外面進來，他用手招呼他走近些，低聲說） 李媽我要你幫我的忙。我媽不準我嫁陳先生——

李媽 可惜，可惜！ 陳先生是一個很懂禮的君子人。 今兒早晨，我在路上碰着他，他還點頭招呼我咧。

田女 是的，他看見你帶了算命先生來家，他怕我們的事有什麼變到，所以他立刻打電話在學堂去告訴我。 我回來時，他在他的汽車裏遠遠的跟後面。 這時候恐怕他還這條街的口子上等候我的信息。 你去告訴他，說我媽不許我們結婚。 但是爸爸就回來了，他自然會幫我們。 你叫他把汽車動到後面街上去等我的回信。 你就去罷。 (李媽轉身將出去) 回來！ (李媽回轉身來) 你告訴他——你叫他——你叫他不要着急！ (李媽微笑出去)

田女（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偷看抽屜裏的東西。伸出手表看道）爸爸該應回來了，快十二點了。

（田先生約摸五十歲的樣子，從外面進來）。

田女（忙把抽屜蓋了。站起來接他父親）。爸爸，你回來了！

媽說……媽有要緊話同你商量。——有很要緊的話。

田先生 什麼要緊話？你先告訴我。

田女 媽會告訴你的。（走到飯廳邊，喊道）媽，媽，爸爸回來了。

田先生 不知道你們又弄什麼鬼了。（坐在一張靠椅上）。

田太太從飯廳那邊過來。亞梅說你有要緊話，——很要緊的要

話同我商量。

田太太 是的，很要緊的話。（坐在左邊椅子上）。我說的是

陳家這們親事。

田先生 不錯，我這幾天心裏也在盤算這件事。

田太太 很好，我們都該盤算這件事了。這是亞梅的終身大事，

我一想起這事如何重大我就發愁，連飯都吃不下了，覺也睡不著了。那位陳先生我們雖然見過好幾次，我心裏總有點不放心。

從前人家看女婿總不過偷看一面就完了。現在我們見面越多了，我們的責任更不容易擔了。他家是很有錢的，但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總是壞的多，好的少。他是一個外國留學生，但是許多

留學生回來不久就把他們原配的妻子休了。

田先生 你講了這一大篇，究竟是什麼主意？

田太太 我的主意是。我們替女兒辦這件大事，不能相信自己的主意。我就不敢相信我自已。所以我咋兒到觀音菴去問菩薩。

田先生 什麼？你不是答應我不再去燒香拜佛了嗎？

田太太 我是爲了女兒的事去的。

田先生 哼！哼！算了罷，你說罷。

田太太 我去菴裏求了一籤。籤詩上說，這門親事是做不得的。

我把籤詩給你看。（要去開抽屜）

田先生 呸！呸！我不要看。我不相信這些東西！你說這

是女兒的終身大事，你不敢相信自已，難道那泥塑木雕的菩薩就可相信嗎？

田女（高興起來）我說爸爸是不信這些事的。（走近他父親身邊）謝謝你。我們該應相信自己的主意，可不是嗎？

田太太不單是菩薩這樣說

田太太 哦！還有誰呢？

田太太 我求了籤詩，心裏還不很放心，總還有點疑惑。所以我叫人去請城裏頂有名的算命先生張瞎子來排八字。

田先生 哼！哼！你又忘記你答應我的話了。

田太太 我也知道。但是我爲了女兒的大事心裏疑惑不定，沒有主張，不得不去找他來決斷決斷。

田先生 誰叫你先去找菩薩惹起這點疑惑呢？你先就不該去問菩薩，——你該先來問我。

田太太 罪過，罪過，阿彌陀佛，——那算命的說的話同菩薩說的一個樣兒。這不是一樁奇事嗎？

田先生 算了罷！算了罷！不要再胡說亂道了。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去請教那沒有眼睛的瞎子，這不是笑話嗎？

田女 爸爸，你這話一點也不錯。我早就知道你是幫助我們的

田太太 （怒向他女兒） 虧你說得出，『幫助我們的』，誰是『你們？』『你們』是誰？你也不害羞！（用手巾蒙面哭了）

（你們一齊通同起來反對我；我女兒——的終身大事我做娘的管

不得嗎？

田先生 正因為這是女兒的終身大事，所以我們做父母的該應格外小心，格外慎重。什麼泥菩薩哪，什麼算命合婚哪，都是騙人的，都不可相信。亞梅你說是不是？

田女 正是，正是。我早知道你決不會相信這些東西。

田先生 現在不許再講那些迷信的話了。泥菩薩，瞎算命，一齊丟去！我們要正正經經的討論這件事，（對田太太）不要哭了。了。（對田女士）你也坐下。（田女在莎法榻上坐下）

田先生 亞梅我不願意你同那姓陳的結婚。

田女（驚慌） 爸爸，你是同我開頑笑，還是當真？

田先生 當真。這門親事一定做不得的，我說這話，心裏很難過，但是我不能不說。

田女 你莫非看出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田先生 沒有。我很歡喜他。揀女婿揀中了他，再好也沒有了，因此我心裏更不好過。

田女 (摸不着頭腦) 你又不相信菩薩和算命？

田先生 決不，決不。

田太太與田女 (同時問) 那麼究竟爲了什麼呢？

田先生 好孩子，你出洋長久了，竟把中國的風俗規矩都全忘了。你連祖宗定下的祠規都不記得了。

田女 我同陳家結婚，犯了那一條祠規？

田先生 我拿給你看。（站起來從飯廳進去）

田太太 我意想不出什麼。阿彌陀佛，這樣也好，只要他不肯許就是了。

田女（低頭細想，忽然抬頭顯出決心的神氣）我知道怎麼辦了。

田先生（捧着一大部族譜進來）你瞧，這是我們的族譜。

（翻開書頁，亂堆在桌上）你瞧，我們田家兩千五百年的

祖宗，可有一個姓田的和姓陳的結親？

田女 爲什麼姓田的不能和姓陳的結婚呢？

田先生 因為中國的風俗不准同姓的結婚

田女 我們並不同姓。他家姓陳我家姓田

田先生 我們是同姓的。中國古時的人把陳字和田字讀成一樣的音。我們的姓有時寫作田字，有時寫作陳字，其實是一樣的。你小時候讀過論語嗎？

田女 讀過的，不大記得了。

田先生 論語上有個陳成子旁的書上都寫作田成子便是這個道理。

兩千五百年前，姓陳的和姓田只是一家。後來年代久了，那寫做田字的便認定姓田寫做陳字的便認定姓陳外面看起來，好像是兩姓，其實是一家。所以兩姓祠堂裏都不準通婚。

田女 難道兩千五百年前同姓的男女也不能通婚嗎？

田先生 不能。

田女 爸爸，你是明白道理的人，一定不認這種沒有道理的祠規。

田先生 我不認他也無用。社會承認他。那班醫先生們承認他

。你叫我怎麼樣呢？還不單是田的和姓陳的呢？我們衙門

裏有一位高先生告訴我說，他們那邊姓高的祖上本是元朝末年明友朝的子孫，後初改姓高。他們因為六百年前姓陳年來陳所以不同

姓陳的結親。

田女 這更沒有道理了！

田先生 管他有理無理這是祠堂裏的規矩，我們犯了祠規就要革出

祠堂。前幾十年有一家姓田的在南邊做生意，就把一個女兒嫁給姓陳的。後來那女的死了陳家祠堂裏的族長不准他進祠堂。他家花了多少錢，捐到祠堂裏做罰款，還把『田』字當中那一直拉長了，上下都出了頭，改成了『申』字，纔許他進祠堂。

田女 那是很容易的事。我情願把我的姓當中一直也拉長了改作『申』字。

田先生 說得好容易！你情願，我不情願咧！我不肯爲了你的事連累我受那班老先生們的笑罵。

田女 （氣得哭了）但是我們並不同姓！

田先生 我們族譜上說是同姓，那班老先生們也都說是同姓。我

已經問過許多老先生了，他們都是這樣說，你要知道，我們做爹娘的，辦兒女的終身大事，雖然不該聽泥菩薩瞎算命的話，但是那班老先生們的話是不能不聽的。

田女（作哀告的樣子） 爸爸！

田先生 你聽我說完了。還有一層難處。要是你這位姓陳的朋友是沒有錢的，到也罷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錢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們必定說我貪圖他家有錢，所以連祖宗都不顧，就把女兒賣給他了。

田女（絕望了） 爸爸；你一生要打破迷信的風俗到底還打不破迷信的祠規！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

田先生 你惱我嗎？這也難怪。你心裏自然總有點不快活。

你這種氣頭上的話，我決不怪你，——決不怪你。

李媽 (從左邊門出來) 午飯擺好了。

田先生 來，來來。我們吃了飯再談罷。我肚裏餓得很了

(先生進飯廳去)

田太太 (走近他女兒) 不要哭了。你要自己明白，我們都

是想你好。忍你。我們吃飯去。

田女 我不要吃飯。

田太太 不要這樣固執。我先去，你一定心就來。我們等你

咧。(也進飯廳去了。李媽把門隨成關上，自己站着不動。

田女 (抬起頭來看，見李媽陳) 陳先生還在汽車裏等着嗎？

李媽 是的。這是他給你的信，用鉛筆寫的。(摸出一張紙，

遞與田女)

田女 (讀信) 『此。事。只。關。係。我。們。兩。人。與。別。人。無。關。你。該。自。己。決。斷。

』(重念末句)『你該自己決斷！』 是的，我該自己決斷！(

對李媽說) 你進去告訴我爸爸和媽，叫他們先吃飯不用等我。

我要停一會再吃。(李媽點頭自進去。田女士站起來，穿上

大衣，在寫字檯上匆匆寫寫一張字條，壓在桌上花瓶底下。

他回頭一望，匆匆從右邊門出去了。(略停一會)。

田太太（戲台裏的聲音）亞梅你快來吃飯，菜要冰冷了（門裏

出來）你那裏去了？亞梅

田先生（戲台裏）隨他罷？他生了氣了。讓他平平氣就會好了。（門裏出來）他出去了？

田太太他穿了大衣出去了。怕是回學堂去了。

田先生（看見花瓶底下的字條）。這是什麼？（取字條念道

）『這是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應該自己決斷。孩兒現在坐了陳先生的汽車去了。暫時告辭了』。

（田太太聽了，身子往後一仰，坐倒在靠椅上。田先生衝向右邊的門，到了門邊，又回頭一望，眼睜睜的顯出遲疑不決的神氣。

「幕下來」

(完)

(跋) 這齣戲本是因為幾個女學生要排演，我纔把他譯成中文的。後來因為這戲裏的田女士跟人跑了。這幾位女學生竟沒有人敢拆演田女士。況且女學堂似乎不便演這種不狠道德的戲！所以這稿子又回來了。我想這一層狠是我這齣戲的大缺點。我們常說要提倡寫實主義。如今我這齣戲竟沒有人敢演，可見得一定不是寫實的了，這種不合寫實主義的戲，本滋來沒有什麼價值，只好送給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罷。(滴)

獨幕劇 國慶日的號外

谷青

登場人物

塾師 黃古老

男學生 吳調笙 曹學思 陳珊弟 張阿弟

女學生 徐白華 李漢英

塾師的友人 監和度

送信的

幕啓：一個男女同學的村塾，四五來個學生，先生黃古老，埋着頭在桌子上磕睡，兩撇鬍子，流着涎水。背後有扇門戶，掛個古舊的門簾，旁邊貼張紅紙，寫着「臥室重地，閑人莫入」八字。

一班學生見先生睡着，大家停了書聲，不敢擾先生的清夢。吳調笙從身邊摸出一把假鬍子，舉在手裏。

〔吳〕你們看，好東西，是我昨天預備好的。你們也知道今天是個什麼日子？

〔陳〕是七月二十九，後天就是八月初一，輪葷喫肉，我是記得最清楚的。

〔吳〕呸！今天是十月十日，國慶日；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事？

〔陳〕是了，今天洋學堂裏放學，我們賴學，下午就行。

〔曹〕這使不得，明天吃這老頭兒打手心。

〔陳〕那麼做什麼事好？

(吳)我原爲了這事，纔預備了這東西；(言時又舉其假鬚子)我們今天演一本新劇罷。

(陳)這一把鬚子，就是新劇用的嗎？好極，好極！

(曹)到底吳調兄想得出，佩服佩服！

(吳)胡說！你又是什麼胡調兄，誰胡你的調呢？

衆人大笑。

(徐)調笙兄想的果然很好，但這老頭兒，可奈何他不得。

(吳)哈哈！這些些小事，我早擺布停當了。

衆人正要問他，那知吳調笙這一笑，聲浪過大，把先生的清夢驚醒，打了個呵欠，彈出雙銅鈴般眼睛，眼張失落的向那些學

生看，嚇得大家動也不敢動；吳調笙慌忙把假鬚髭藏在書包底下，震天價響的讀着書。

(吳)宰子晝寢。子啊……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這時候外邊走進個小使，到王古老前，遞了封信。古老拆開看了，臉上一喜，吩咐送信的道：你先歸去，我就來了。送信的是了一聲，忽忽便去。先生搖頭得意了一番，便仰首看那時鐘，却只有十句半；便搖了又看，看了又搖，直至鐘鳴十一下，便陡然立起身來，走進房內，換了套新衣服，戴了墨精眼鏡，背上端端正正拖着條小辮子，踱着方步，由右而下。

(吳)活動！活動！

(衆)演劇！演劇！

(吳)且慢，你們可知道老頭兒爲什麼會走的？……哼！沒有這造化，那裏鬆得動他。

(衆)什麼一番事，請調笙兄快講罷。

(吳)(笑吟吟作得意色)哈哈！你們那裏知道這一封書是我央求隔壁韓老伯冒着王老頭兒一個朋友名字寫的。說是：今日是國慶良辰，雙十佳節，萬民皆樂，普天同慶，特辦酒水一席，席設芝豆浜本宅，恭請光臨云云。我知這老兒是害着饑癆病，一定性急，老早就要走的；教他向芝豆浜走一遭，我們的勾當，也幹完

了。

你道這計：策妙不妙？

(衆)(鼓掌)妙計妙計！

(吳)所以人家稱我智多星吳用。……閒話少說，聽我說戲。

衆人側耳靜聽。

(吳)這本戲是國慶日的紀念戲，不像那些趣劇，一味胡鬧；却是歷史上的事實。劇目叫做『秋琴』，(記者按當是秋瑾之誤)內中事實我聽韓老伯講的說打平中華民國天下的，有許多英雄豪傑，裏面有個女英雄姓秋名琴，同他朋友徐錫麟，要想起義，事機不密，被官裏捉去，問定罪名，槍斃了結。……

說到這裏，吳調笙又換了激烈的語調，假裝出一付悲感的面孔。

（吳）你們想想，這女英雄死的好慘，爲國爲民，却這樣的結果，所以當時的同志，革命的義士，四方蜂起纔造成了民國，纔定出這國慶日來。你們想想：像秋琴這個人，可敬不可敬？該把他演成新劇留個紀念不該？

（衆）（鼓掌）可敬可敬，該把他演成新劇留個紀念。

（吳）那麼我們就此開演了。我已經打算過：這本戲裏，共有秋琴一個，徐錫麟一個，知縣一個，站堂一個，親兵二個。……漢英姊姊平時言論激昂合起秋琴，白華姊姊，面方耳大，合起知縣

……說到此處，大家哄然一笑。

（陳）你這話可錯了，他是個女子，怎麼做得知縣老爺？

（吳）這原是假裝的。知縣的鬍子，在我這裏；袍褂我前天到先生臥室裏去出恭，見壁上掛着許多，可以借用；先生抽屜裏個舊眼鏡，破帽子，也用得着。——這且不必說他。我看曹學思彬彬儒雅，可起個站堂。

（曹）哼！方纔我尊了你聲吳調兄，你便惱了；此刻你連名帶姓，喚我曹學思，你該想想！曹學思的諧聲是一句什麼俗語？

（吳）學思兄！我錯了。我知道尊甫的諧聲，原是和洗腳水一類的俗語。

(曹)噫！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徐)學思兄最好咬文嚼字，將來倒是個第二黃古老。

(張)我在新劇裏，起個什麼角色？

(吳)你和珊弟，勇糾糾的，該起兩個親兵。

(陳)你呢？

(吳)我就起了徐錫麟罷。戲已說完，準備開演了。秋琴，站堂的，徐錫麟，都是隨身衣服。親兵短衣，用青布書包兒裏頭的，只有那位知縣化裝累贅些。

徐白華走進那臥室重地，穿了黃古老方才換下的袍兒褂兒，走出來。吳調笙在黃古老書桌抽屜裏，撈出玳瑁邊墨精眼鏡，

破帽子，並一把假鬍髭，都替他戴上了。

(李)不過衣服太長大些，白華姊姊，居然是個大老爺模樣了。

(吳)他是個徐大老爺。

(徐)呸！你起個徐錫麟，也是個徐大老爺。

(吳)我們革命黨，不稱老爺，稱先生的。

(張)他到像我們的先生。

(徐)！

(陳)可怕！他居然是我們的先生。

(吳)時候不早了，開幕了。

於是大家躲入先生臥室，算做戲臺的裏場。第一幕密議，第

二幕被拏，匆匆演過。第三幕審問，徐白華的知縣，踞先生書桌而坐；站堂親兵，站立兩旁，秋琴對知縣而立。

〔徐〕秋琴！你還不跪。麼？

〔李〕胡說！我堂堂大漢國民，豈有跪你狗官之理！

徐白華把一方夏楚在桌上一拍，作嚇然震怒之色。

〔徐〕你好膽大！你通同徐錫麟，謀反叛逆，你知罪嗎？

戲正演得熱鬧，忽然外邊咳嗽一聲，藍和度匆匆而上。

〔陳〕外邊咳嗽聲音。

〔曹〕不好，先生歸來了！

衆人四竄，各歸本席。只有知縣坐在案桌裏頭，不及迴避。

藍和度早走近面前，移下了眼鏡，深深一個揖。徐白華沒奈何，慌忙還了個禮，吳調笙捏了把汗，低聲對陳珊弟說：

（吳）好險！原來是這個人，我到放心了；他是個極度的近視，和王老兒是一樣，白華倘不慌亂，或可混得過他。

藍和度作過了揖，一屁股就坐在旁邊的一個椅上，和白華絮絮聒聒的談天；白華裝着先生的聲音，應答他。

（藍）今天天氣倒好。

（徐）是是。

（藍）這幾天外邊不出去嗎？

（徐）沒有走動。

藍和度坐了好久，只是不走，看看時鐘已十二點過了一刻，挨得陳珊弟只是暗暗叫餓，對吳調笙說

（陳）我肚子餓得忍不住了，我決計先歸去，倘先生回來問起，請你代說一聲：他因肚子痛，先歸去了。

（吳）知道了，我替你說罷。

陳珊弟捲了捲書包，急急奔下，又匆匆奔上，趨歸本席，漲紅了臉，慌忙翻開書，一陣亂讀。

黃古老怒氣匆匆而上。（黃）誰放你的！誰放你的！

黃古老一見了藍和度，打拱不迭。

（黃）好久不見了。今日累你久候，抱歉之至。

藍和度弄得好生不懂，立起身來，向徐白華看了，又向黃古老看。

（藍）奇事，奇事！怎麼今天黃老先生會有兩個？……是了……今天叫做什麼雙十節，那些報章雜誌，都有特別增刊；所以黃老先生，也特別增刊出了個號外先生，成了個雙，也算合着雙十的意思。不過那一個先生是正的，那一個先生是副的呢？

藍和度正在自言自語，狐疑不決的當兒，黃古老還拉着叫他坐。徐白華再坐不定了，立刻起身要望外走，却被黃古老一把拉住，嚇了白華一跳。

（黃）你們兩位也太客氣了，坐了談談呢！

和度掙脫了，拉着兩人到場前

（藍）且慢，且慢，我有個天大的疑問，要解決他。（言時對着古

老問）你是何人？

（黃）和度兄！你真糊塗，連我王古老都不識得。真所謂師丹善忘也。

（藍）既然如此，是真正老牌的嗎？

（黃）（笑着）誰給你說是假冒的！

（藍）那麼這個又是何人？（指着徐白華）

（黃）哈哈？你又糊塗了，這位尊友，還不曾與他請教過尊姓大名，怎麼你倒要問起我來！

(藍)你爲什麼這樣糊塗，他那裏是我同來的生客，實在是這裏的主人，國慶日的號外

古老聽了，摸頭不着，忙走近白華一瞧，却倒退了一步。

(黃)雙包案！雙包案！我幾時學得分身術的？……我不信，再看！

古老移下了大眼鏡，睜着眼，臻到白華面前；白華也移去玳瑁墨精眼鏡，真面目畢露矣。

(黃)你……你！原來是你。好一個國慶。日的號外！

(幕閉)

(完)

詩

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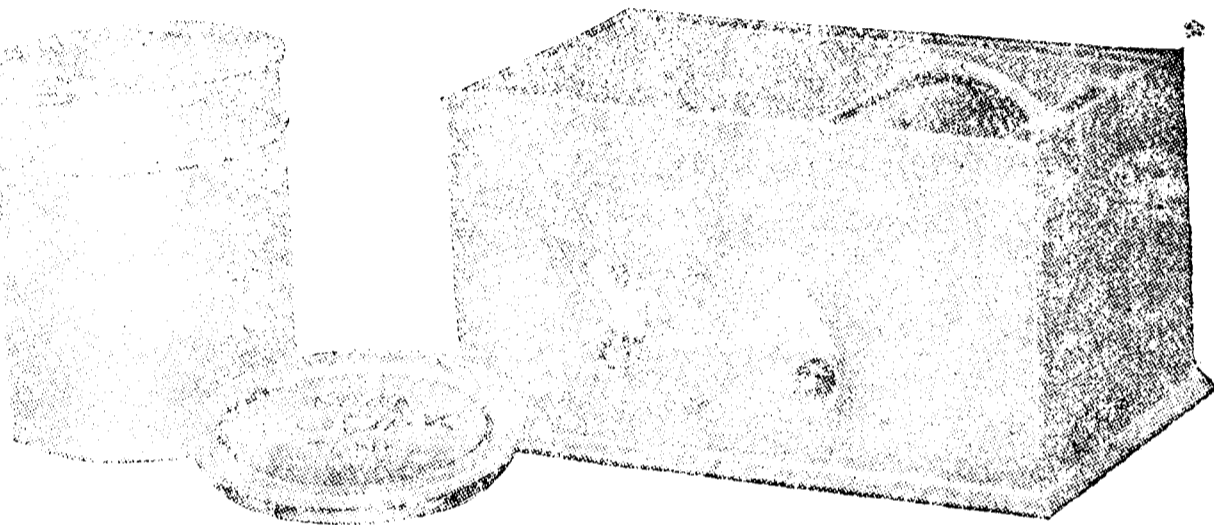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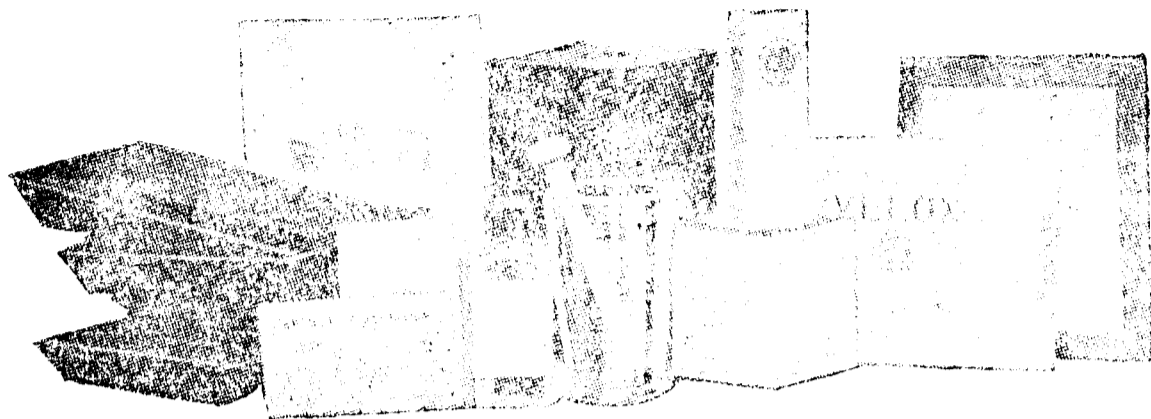
美國伊司門廠造
上海羣英書社照相科經理

顯影器具並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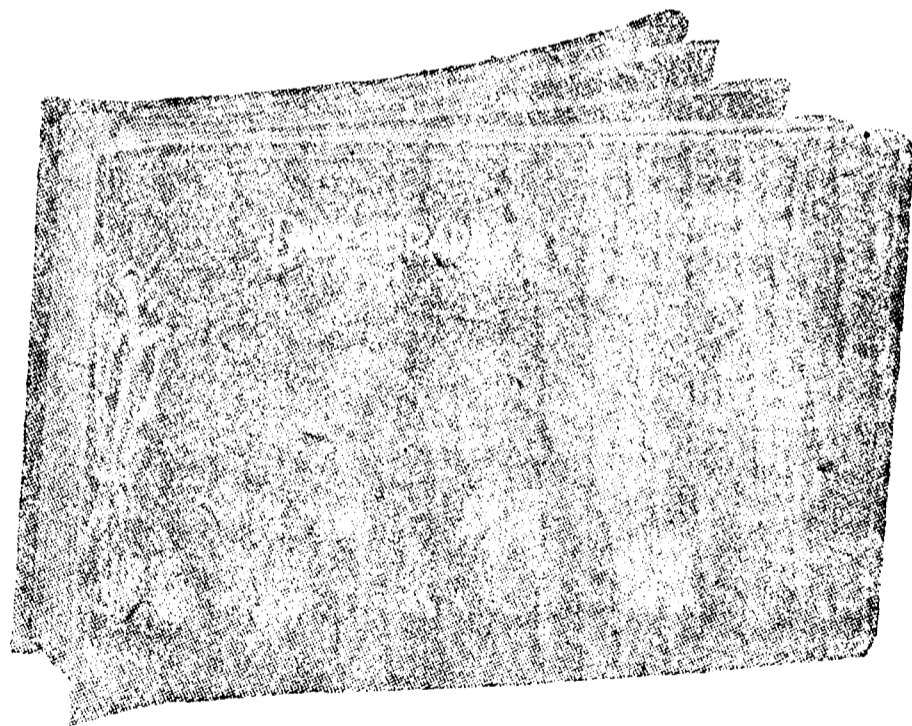
快！購

家庭顯影箱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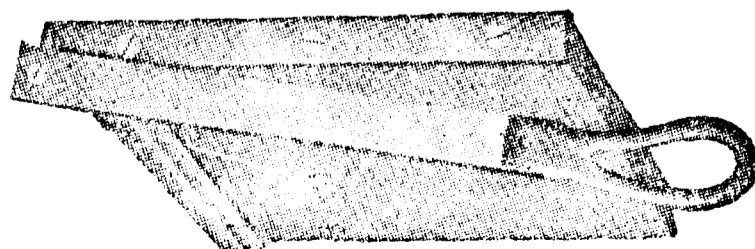
快！購



裱像簿



裁像刀



每組實洋四元

每具自五元至十元由尺寸定之

每本自二元五角至六元

每把二元至九元

快！

購

快！

！

購

外埠函購原班回件

詩詞

新婚雜詩

胡適

(一)

十三年沒見面的相思，於今完結。

把一樁樁舊事從頭細說。

你莫說你對不住我，

我也不說我對不住你，——

且牢牢記取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二)

白話文趣 詩訓

一七九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邨簫鼓，

有個人來看女婿：

匆匆別後，便輕將愛女相許，

只恨我十年作客，歸來遲暮；

到如今待雙雙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新墳斜陽淒楚！

最傷心，不堪重聽，燈前人訴，阿母臨終語。

重山疊嶂，

都似一重重奔濤東向！

山脚下幾個村鄉，

百年來多少興亡，

不堪回想！

更何須回想！——

想十萬萬年前，這多少山只都不過是大海裏一些兒微波暗浪！

(四)

記得那年，

你家辦了嫁妝，

白話文趣 詩詞

我家備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這個新郎！

這十年來，

換了幾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態炎涼！

鏽了汝嫁奩中的刀剪，

改了汝多少嫁衣新樣；——

更老了汝和我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陳的爆竹，越陳徧越響！

（我自定婚儀，本不用爆竹。以其爲十年前所辦均不忍棄）

(五)

十幾年的相思，剛才完結；

沒滿月的夫妻，又忽忽分別。

昨夜燈前絮語，全不管天上月圓月缺。

今宵別後，便覺得這窗前明月，格外清圓，格外親切。

你該笑我，飽嘗了作客情懷，別離滋味，還逃不了這個時節。

一顆星兒

胡適

我喜歡汝這顆頂大星兒。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我只記得，每月月圓時，月光遮盡了滿天星，總不能遮住你。

今朝風雨後，悶沉沉的天氣，
我望遍天邊，尋不見一點半點光明。——
回轉頭來，
只有你在楊柳高頭，依舊亮晶晶地。

（八年四月二十五夜）

兩個掃雪的人

周作人

陰沉沉的天氣，
香粉一般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門外白茫茫的馬路上，全沒有車馬蹤蹟，
只有兩個在那兒掃雪。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盡了東邊，又下滿了邊西；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窪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經積了一層雪，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滾滾的香粉一般白雪。

在這中間，彷彿白浪中浮著兩個螞蟻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視祝你掃雪的人！

我從清早起，在雪地裏行走，不得不謝謝你。

（八年一月十五日）

亞郵差著

太谷兒原著

劉半儂譯

你爲什麼靜悄悄的坐在那地板上，告訴我罷，好母親？

雨從

窗裏打進來，打得你渾身濕了，你也不管，

你聽見那鐘，已打四下麼？是哥哥放學回來的時候了。

究竟爲着什麼，你面貌這樣稀奇？

是今天沒有接到父親的信麼？

我看見郵差的；；他背了一袋信，送給鎮上人，人人都接到。

只有父親的信；給他留去自己看了，我是個說那郵差真惡人。但是你不要爲了這事不快樂，好母親，

明天那邊村上，是這集市的日子。你叫阿媽去買紙和筆。父親寫的信，我都能寫的；你可一點錯處也找不出來我來從A寫起，直寫到K。

但是，母親，你爲什麼笑？

你不信我能寫得和父親一樣好麼？

我能把我的紙，好好的打格子；所寫得，盡是美國式的字母。

我寫完了，你以爲我也和父親一樣蠢，把他投在可怕的郵差的袋裏麼？

我來自己送給你，免得等候；還指着一個個的叫你讀。

我知道那郵差，不願意把真真的信送給你。

著作資格 太谷兒原著

劉半儂譯

你說父親著好多書，但是他寫些什麼，我不懂。

他整黃昏的讀給你聽，你能當真說得出他的意思來麼？

母親，你所講的故事多好！爲什麼父親不能寫出那樣子的來呢，

我奇怪？

是他從來沒聽見他母親說過長人，仙子，公主們的故事是麼？

他一起忘了麼？

他往往遲延着，不去洗澡，要你去叫他一百次。

常守他喫飯，不放飯菜冷，他只顧寫着竟了忘記。

父親常是那麽要着著書。

這是我難得到父親房間裏去要要，你來叫我了，你怎麼是一個頑皮孩子！

那時我輕輕的做聲一下，你說，你不看見父親在那裏作的事麼？他是這樣寫了又寫，是什麼個把戲呢？

那時我拿了父親的緋或鉛筆，像他一樣，在他書上寫，
a, b, c, d, e, f, g, h, i, j——你爲什麼同我吵，母親？

這樣寫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

母親！

父親費了這麼許多堆的紙，母親，你似乎全不在意。

你時常拿了一張紙，做一只船，你載，小孩子，你討厭到怎個樣子了！

你白糟塌了許多張許多張的紙，書得兩面盡是墨痕，母親以為怎麼樣？

採蓮曲

白居易

菱葉縈波荷颭風，

何花深處小船通。

逢郎欲語，低頭笑——

碧玉搔頭落水中。

回鄉書

賀知章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催；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偶成

尹似村

嬌兒呼阿爺；

『樹上捉蝴蝶』。

老眼看分明，

霜黏一黃葉。

白話文趣

詩詞

山攝

沈正候

誰云攝山高？

我道不如客。

我之最高峯，

比山高一尺。

張果騎驪圖

張果倒騎驪，

不知是何故？

爲恐向前差，

忘却來時路。

漁家

劍延璣

一家一個打漁舟，
結得姻盟水上浮。
有女十三，郎十五！
朝朝相見，只低頭。

贈盜詩

卿文卯

風寒月黑夜迢迢，
辜負勞心走一遭！
架上古書三五束，
也堪將去教兒曹。

譏怕讀書

(?)

春天豈是讀書天！

夏日炎炎真好眠。

夏去秋來，冬又到！

不如收拾過殘年。

如夢令

胡適

去年八月作如夢令兩首

(一)

他把門兒深掩，不肯出來相見。難道不關情，怕是因情生怨。
休怨！休怨！他日憑君發遣。

(二)

幾次曾看小像，幾次傳書來往，見見又何妨！ 休做女孩兒相。
凝想，凝想，想是是這般模樣！

今年八月與冬秀在京寓夜話，忽憶一年前舊事，遂和前詞，
成此闋。

天上風吹雲破，

月照我們兩個。

問你去年時，
爲甚閉門深躲？

『誰躲？ 誰躲？

那是去年的：我』！

雪美人

誰把輕盈妙手，

裝成絕趣粉頭？

闌干穩日不知羞：

終笑開張日口，

偶遇多情交好，

遍身香汗通流。

可憐化去沒人收！

隨著江兒水走！

達摩贊線

兩隻白眼，一部鬍腮

有些認得，想不起來。

噫！疑是踏蘆江上客，一花五葉至今開。

達祖摩贊

唐寅

這個和尚，叫做達摩。

摘蘆可渡江，分形示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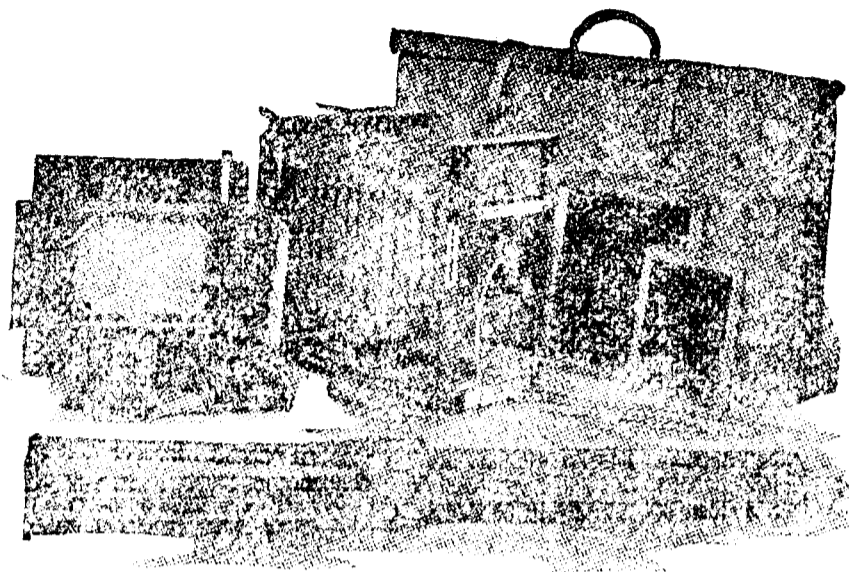
一語不投機，九年面壁坐。

人道是：觀世音化身，

我道是：無事討事做

白話文趣 詩詞

一九八



本社最近向歐美
 訂購大批大號六
 寸鏡箱八寸鏡箱
 十二寸鏡箱及大
 小各種鏡頭其式
 如上圖倘蒙採購
 格外從廉特此奉
 聞伏祈
 公鑒
 上海羣英書社啓

神怪妖異奇書

最新出版

白蓮教

每冊定價四角

上海光華編譯局出版

寄售處

上海羣英書社
 杭州問經堂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書局
 無錫各書局

上海北車站南首克能海路

三廉學社廣告

主任鄧伯賢號履冰

打字科

分男女班學費七元且代修及賣買機器

速記科

新法教授三月畢業學費十五元

英文夜課

分兩級每月學費高一元半初

簿記

德文 法文

夜課

珠算科 看

洋科

每月學費各二元

幻術科

每教小幻術一套僅收學費三角

函授科

各種潤文月費一元速記珠算均有講義

翻譯部

代譯中西各種文件書籍譯費格外克己

*本社備有詳章一冊

△三廉學社發行鄧履冰氏所著譯各書廣告

珠算易通

個人自修學校採作

課本均適宜內有先令金鎊合規銀表商人尤須備之 實價五角

規銀合銀元表

無論什麼市價幾兩銀子檢算甚易

布面一元紙面八角

英文動字應用介字辭典如 *at or for* 又如 *callat* 及 *callion* 後應用

之分別全書共一百四十二頁 定價六角

三廉叢刊

已出二冊中英文合璧 每冊一角二分

彩油畫

風景 寫生學 定價一元六角

日人攻青島記 每冊二角

*以上各書歸羣英書社經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十年四月發行

白話文趣第一集

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茗溪

狐雛

印刷所

羣英書社印刷

上海四馬路中市棋盤街西首

發行所

羣英書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杭州問經堂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書局

做天荒之唯一月刊

舉國歡迎

每月朔日發行

東方朔

出版預告

第一期准七月壹號出版

本書特請南北著名小說家編輯內容豐富體例新穎

各界不可不備之雜誌

上海羣英書社謹佈